

年

卷

期

12

11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I No. 11 (154)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五四號)

第十二卷 第十一期



December 11, 1925

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七卷

小說月報

內容預告

本報擬於第十七卷開始時，貢獻本報的新舊讀者以幾種重要的新的東西：

●莫爾頓 (G. Moulton) 的「文學之近代研究」是一部大家都認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學的最重要的書，現已由傅東華君譯出，將逐期在本報發表。如果本報的篇幅還可容納，我們將再刊載一部赫赫孫 (W. H. Hudson) 的「文學研究導言」譯者是沈仲九君。

●明年是法國偉大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羅曼·羅蘭 (Roman Rolland) 的六十壽辰，他的朋友們要爲他出版一本紀念冊，已有信到各處去徵文本報恰好得到敬隱漁君譯的他的大著「若望·克利司多夫」(Jean Christophe) 將在明年正月號開始刊載。

●荷馬的史詩「亞特賽」(Odyssey) 是萬古不朽的一部名著，差不多無論那一國，都有一種以上的譯本，除開我們的中國。現在我們很高興，傅東華君已爲我們將這部大著譯爲中文了。他的譯文是有韻的，譯得很謹慎。

●「弱小民族的文學」，儘有許多好作品，他們的呼號是懇摯的、憤懣的，他們的藝術也不比先進的大國壞，還有蘇俄的文學，現也成爲大家所欲知的。我們將特請沈雁冰、胡愈之、瞿秋白、耿濟之諸君專門介紹他們的短篇作品。

●兒童讀書的福氣，在我們中國是最壞，除了一二百種一刻可讀畢的「童話」及字小如蠅腳的下等小說外，還有什麼給他們讀？我們將特闢一欄「兒童文學」，每期都介紹些新的東西給我們的教師們與兒童們。

●近一二年來，本報上登的詩歌、劇本不多，自十七卷起，擬每期多登幾篇。現在劇本方面，已有隋玉薇女士的「國家與生命」、素如女士的「蘇菲」等等，詩歌也已特約幾位先生擔約。此外「文學大綱」「中國文學者生卒考」等長著，俱將續刊下去。關於創作，我們更將特別注意，擬多方面的搜羅許多作家爲本報撰稿。

本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已有一大冊，篇幅近千頁，定閱本報諸君有以特廉價取這個巨大號外的權利。

京 華 勝 跡



余 康 倫 君 贈

新 華 宮

禹之鼎人物真蹟





商務印書館精製

新年及冬至節適用

各式賀年卡片

本館歷年所製之賀年卡片，已達三百餘種，式樣玲瓏，印刷豔麗，本年又增出新式卡片十餘種，採用別出心裁之圖案，於投贈祝頌之中，寓發揚藝術之意，當為各界士女所樂用也。

書畫 名人手筆精貴無比
 祝語 典麗吉祥妙造自然
 印刷 珂羅版印三色版印凹凸版印鑲珍版印
 均備
 定價 每張自二分半至一角六分整組購買尤為便宜

圖印有價目單承索即寄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所羅門羣島中之馬來人首領
京華勝跡——仇十洲士女履跡

非凡的凡人

唐小圃

說海一勺

王無爲

東越神蛇詩

胡寄塵

永不泯滅的印象

寒王

抽象名詞

憶秋

客淚

魂影

假皇帝

0

書藏春大南





沁香閣筆記 李涵秋遺稿

過去世界 空我

□ 捧腹談 憶秋

動搖 卓呆

□ 詩 徐哲身

□ 英倫縊屍記 南海馮六

□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殘廢的軍官 季達

瘤子 嵇鶴

□ 西笑 馮霽虹

鑽石別針 張小波

□ 隨俟齋叢談 諸鵬飛

□ 古城得寶錄 天游

□ 西笑 馮霽虹





大家都知道國語的功用；
大家都有學習國語的志向；
所困難的，
是沒有學習國語的適當機關。

上海商務印書館
函 授 學 社 國 語 科
就是為解除這層困難而創設的。

本科係由商務印書館聘請國語專家多人組織而成，開辦已有五年，學員遍於國內各省和南洋各地。各科講義由專家分任編輯，用最經濟的方法，能於很短的期間，使學者對於國語上的一切智識和技能，不但充分了解，且能應用自如。

身有教職或有他項業務，而欲求公餘之暇學習國語者，祇有加入本科，可以得着最美滿的效果。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期中的優待▶

- (1) 學費一次繳付者，原收十元；大會期中報名，祇收八元。
- (2) 學費分兩次繳付者，每次原收六元；大會期中報名，第一次祇收四元，第二次收六元。

報名處及索閱簡章處：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 一。各省商務印書館

聖誕送禮——賀年用品

賀年卡片

已出三百餘種式樣新雅印刷精美本年增出十餘種更係別出心裁每張定價自二分半至一角六分

屏聯榜幅

選影名人真蹟絲毫不爽裝裱講究設色古雅種類成備定價低廉

畫片畫冊

精印名人畫冊風景名勝畫片美術明信片等種類繁夥餽贈親友無不備受歡迎

伊卡照相

鏡頭準確機件靈活裝有自動開關曝光無過久不足之弊尺寸大小俱備

派克筆

自來水筆外觀美麗製造精巧筆尖平滑耐用另有與活動鉛筆合裝錦盒送禮最宜

中西文具

自製中式信箋信封精雅絕倫 WYCKOFF 西式信箋信封妍麗無比餘如鉛筆墨盒活頁日記等均為送禮妙品

兒童玩具

自製玩具種類繁多皆含教育意味切合兒童心理撫玩久之足以啟迪心靈兒童得此定表歡迎

大廉價

自即日起至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止

概照實價九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各 種 瘋 濕 骨 痛 病 源 均 屬 同 相 惟 驅 血 毒 可 療 斯 疾

大抵患瘋濕骨痛之症者每次因天氣寒冷或潮濕所致則舊症復發愈
 而再發永絕根及至血液強健血中所含之酸毒驅除淨盡始獲痊癒
 可見瘋濕之病源在乎血液鮮紅稠濃之新血可驅除北京著名廣告酸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造鮮紅稠濃之新血可驅除北京著名廣告酸
 毒為天下馳名各國醫生所公認之愈瘋聖藥也請觀左腿骨患麻木酸
 理沈捷臣先生之證據其來函云鄙人於歲冬令左腿骨患麻木酸
 痛之症至今春酸痛尤甚延醫調治百無一效無法可設忽想起愈下然
 有存儲紅色補丸試服一瓶覺痛稍輕隨後又購服二瓶漸痊癒下然



北京 沈捷臣 先生之 玉照

腦筋衰弱所致各症或因血虧以致血液不清因而身弱無力所起疾病
 且亦為婦科各症月信不調所起諸恙之聖藥也凡經每西藥者均有出
 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一瓶有欲索
 五角郵力在內奉送名醫康健談小書如欲索
 八元郵力在內奉送名醫康健談小書如欲索
 取不取分文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下馳名 療治瘋 濕骨痛 之聖藥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乃天

4337(1)



非凡的凡人

國木田獨步著

唐小圃譯

上

五六個青年，湊在一處閒談，談來談去，談到朋友上來了。彼時有一個青年說：

我有個總角交的朋友，姓桂名正作，今年二十四歲，現應橫濱某公司之聘，充當技士，專從事於電氣事業；我總覺得這個人，是與常人不同的人。

此人雖不得稱為非凡人，然也不是凡人，並且不是偏僻人，更不是奇人，我以為稱他「非凡的凡人」最為適當。他的所作所為，就我所知道的，實在令人佩服。但所謂佩服，與佩服豐臣秀吉和拿破崙，以及其他的天才偉人，是

不同的。因爲此類人物，必經千百歲，始生一人；至於桂正作，卻不是此類人物；他不過是生於平凡社會的人物，且爲平凡社會所要求的人物罷了。因此像桂正作這一類的人物，社會上多生一個，社會上的幸福，亦必多增一分。我所以佩服桂正作者，在此，我所以稱他爲「非凡的凡人」者，也是在此。

我們還在小學校念書的時候，有一天，是星期日，我同着四五個同學，跑到小松山，做戰爭的遊戲，我當然是想以秀吉和義經等古名將自況了。我在那時，不過十三四歲，正是熱心淘氣的時候，在山上亂鬧了一陣，立刻覺着口燥舌乾；我知道桂正作的住宅，就在小松山的山麓，所以我一直的從山上跑下來，也不通知，便進了他的住宅，走到井台，自行汲水，足足的飲了一氣。

我飲完水，擡頭一看，祇見桂正作正從樓窗裏探出頭來，向我望着呢。

我向他說道：「你下來，我們一同玩耍去罷？」他用很正經的面貌，向我搖搖頭。我想桂正作本來也是歡喜淘氣的，怎麼我喚他，他竟不肯來呢？真是奇怪！我也不強邀他，於是我自己又跑上山去了。

衆人亂鬧了半天，後來因爲鬧得疲倦了，便各回各人的家；我在這個當兒，卻到桂正作的家中去了。我默默無言的上了樓一看，祇見桂正作正坐在椅子上，對着書桌，專心致志的念甚麼書呢。

我說到此處，應當先把他的書桌和椅子，解釋一番：所謂書桌，就是很粗糙的日本矮桌，不過死桌腿接長罷了；椅子本是矮櫈，因爲在下邊墊了一個箱子，也就同椅子一樣高了。桂正作所以如此改造桌椅，是因爲聽學校的先生說，日本式的矮桌，與衛生有礙。他對於這話，十分相信，便立刻遵照先生的話，把舊有的桌櫈，改造起來。自此以後，他每日用功，便算是有書桌和椅子了。在書桌上，莊莊重重的放着教科書，和旁的書；就是筆墨之類，也安排得很有條理，決不

凌亂。他連極好天氣便於玩耍的星期日都肯犧牲，居然對着一本甚麼書，懇懇切切的念着。我走近他的身旁，仔細一看，原來他念的，是一本很厚的洋裝書；便向他問道：「念甚麼書呢？」

他擡頭答道：「西國立志編。」他雖然擡起頭來，我見他像是沉醉未醒的人一般，大約他的口雖然答我的問話，他的心卻依舊在書裏呢。

我問道：「有趣味嗎？」

他答道：「啊！有趣的很！」

我又問道：「這書，與日本外史比起來，是那個有趣味呢？」他微微的笑了一笑，漸漸復了常態，依舊用他那很興奮的聲音說道：「若是與日本外史比，我覺着是這個書有趣味；不過這個書，和日本外史是不同類的。這是昨晚從梅田先生那裏借來的，雖然是剛讀，然覺着很有趣味，竟至欲罷不能；我不論如何，一定要自己買一本。」他的臉上，帶着無限的歡悅。

後來他果然買了一本西國立志編，但是他所買的，是一本極粗糙的洋裝，還沒念過一遍，書頁已經脫落；他於是用極堅固的麻線，從新裝訂了一回。

那時候，我和他全是十四歲。桂正作自從嘗到西國立志編的甜味以後，也不知往復讀過若干次，大約已經能背誦了。他極愛此書，直至今日，依然是常置座右。

我嘗說，桂正作是活西國立志編；他自己也嘗這樣說。

他對我說道：「我若是沒讀過西國立志編，可怎麼好呢？我所以有今日者，莫非此書之賜也。」

東洋西洋，會讀過西國立志編（即斯邁爾斯之自助論）的，不知有幾百萬人，然如桂正作能明言「成就余者此書也」的，果有幾人呢？

就天賦的才能說，桂正作也不過是個中等人罷了，在學校的成績，也是中等，在同學中，比他優秀的，不知有若干；他又好淘氣，時常同我們在一起亂鬧；總而言之，不論是在鄉黨，也不論是在學校，他決不是特別令人注目的少年。

然而從天賦的性質說，他是直率的，單純的，並且有不可壓抑的勇猛心。與其說是有勇猛心，毋寧說是有敢為的氣象，較為妥當。從此一轉，則為冒險心，再轉則為山野氣。他父親是因山野氣而失敗的，他哥哥是因冒險而死的；然桂正作，因得西國立志編的庇蔭，於本來的氣象上，加以訓練，遂養成堅實有為的精神。

他的父親，是昔年的武士，當然不是尋常的人。在維新的戰爭，曾立戰功。體格高大，面長鼻高，像貌堂堂，一見便知為武人氣象，絕不肯受人的屈抑。他若始終為武人，再假藩閥之力，至今日而為知名之大將，亦未可定。然自維新戰爭以後，竟棄甲歸田，隱身於農業。他隱於農業，本意是在殖產；誰知殖產不成，反倒因之破產了。

桂家原有的住宅，是在城內，後因家運衰落，遂將住宅拆毀，把材料搬運到小松山之下另行改建，這是聽我父親和長輩們說的。其實他在城中原有的住宅，頗稱壯麗，若不拆毀，轉賣於人，再以所得的價金，在小松山，另行建築，必定合算；然而桂正作的父親，卻不懂如此辦法。他移到小松山之後，遂變成純粹的農人，辛辛苦苦的耕作，這是我親眼屢見的。

因此我想桂正作在初讀西國立志編的時候，他的家境，必然是很艱窘的；然而他的家庭中，總是有些山野氣浮動着。這並不是揣度之詞，是確有實據的：有一天，桂正作對我說，他家裏有田中鶴吉的書信。他說的時候，非常得意，彷彿

佛是存着古代名人墨蹟似的。田中鶴吉，曾從事於小笠原拓殖事業，桂正作的父親，很佩服他，因此很鄭重的給他寄去一封信，表示敬意。田中接到這封信，便答了一封謝函。桂正作所謂田中鶴吉的書信，便是指這謝函而言。又有一天，桂正作對我說，等過幾個月後，我可以請你儘量吃蛤蜊。我問他甚麼緣故，他對我說，他父親現正講求繁殖蛤蜊的方法，業經在海邊下了種子，不久這附近一帶，必定有極多的蛤蜊，供我們採取。就這兩件事，他家庭的景象，便可想像得之了。

桂正作的哥哥，因為承受他父親的山野氣，在十六歲的時候，便離了家庭，不知去向。自從他離家以後，始終音信不通。有說他到布哇去了，也有說他到南美洲去了；其實全是出於揣測，至於實在情形，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同桂正作，同時在小學校畢業。我畢業後，便離了故鄉，入了縣下的中學校。桂正作因為家計的關係，不能繼續升學，經人從中周旋，在某鎮某銀行謀了個小事，月薪不過四五圓，每日早晚，從家中到銀行，要來回步行兩趟，每趟是二里（日里）多地。

不久，學校放寒假了。我利用假期，歸省父母，乘了一輛車，向故鄉而來。行到中途，因為有個土坡，行車不便，我便下了車，把行李託付了車夫，我祇拿了一根手杖，步行上了土坡。我在土坡上，向前一看，祇見前邊相距不遠，有個少年，穿着舊衣服，提着舊皮包，已走上前面的土坡了。我看這少年的樣子，頗像桂正作，我便從後邊叫了一聲：「前邊走的是桂君麼？」少年回過頭來，向我破顏一笑，我一看，果然是桂正作，他站在前邊的土坡上等着我。

他向我問道：「放寒假啦？」

我說道：「是的。你還在銀行做事呢麼？」

他說道：「哼！雖然尙在銀行，但是一點趣味也沒有。」

我驚問道：「怎麼沒趣味？」

他說道：「若一定問怎麼沒趣味，也沒有甚麼理由。據我想，我現在的職業，若是換你去做，恐怕連三天也不能忍耐。總而言之，這銀行事業，是與我本來目的不合的。」

我們一邊走着，一邊談話，此刻我的車已從後邊趕到了。

我向他問道：「你的目的何在呢？」

他微笑道：「我已決心，將來要在工業上立身。我每天一個人在這條路上來往，一邊走着，一邊作種種的打算，我以為發明纔算是大事業呢！」

我想他素日以西國立志編當做他的聖書，當然是以瓦特斯帖朋孫和耶的孫等當做他理想的英雄了。故此我聽了他以發明為大事業的話，便默默的點點頭。

他又接着說道：「所以我等到明春，要到東京去的。」

我聽了他的話，不由得一驚，返問道：「到東京去？」

他說道：「是的，到東京去。我知道到東京去謀求事業，至少要有足以支持三個月的旅費，這一層是很困難的；然而這種困難，我已經有解決的方法了。我向我父親商議，求他老人家，把明年三月以前我所得的薪金，完全給我，父親已經應允，所以我明年四月，便可以起程了。」

桂正作的計畫，向來是這樣的步伐。他固然也和旁的少年相同，腦中的空想，起伏無常；但是他一立定計畫，便向

前進行，永不改變。我知道他從小的時候，以至今日，總是依一定的順序，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終至達到豫定的目的。他這種精神，固然是受了西國立志編的感化，然他的性情，也因爲得他祖父的遺傳。他的祖父，誠然是個非凡的人，現在不暇詳述；專就一件事說起來，已經非尋常人所能的了。他定了十年的計畫，打算在這十年之內，用楷書寫太閤記三百卷，他居然把三百卷太閤記寫完了，並且是楷書，這是我在桂家看見過的。似此根氣之堅深，實在令人驚駭。我想桂正作必是得他祖父的遺傳，或者曾受他祖父的感化呀！

我同桂正作在途上一邊走着，一邊談話，直至日暮，纔各自歸家。自此以後，我每天必和他見面，每次見面，彼此所說的，全是將來的大希望。寒假將滿，我須於開學以前，趕回學校。在我起程前一天的晚上，桂正作特來訪我，他對我說：「我們下次見面，大約在東京了，我豫計在東京留滯三四年。」我也祝他成功，從此便與他離別了。

明治二十七年的春天，桂正作果然照他自己所定的計畫，上京去了。他雖從東京給我來過兩次信，也不過報告平安，決不敘說在京的狀況。故鄉之中，不論是誰，都不知道桂正作在東京怎樣生活；就是他的父母，也是不知道的。雖然都不知道，然而對於他，都是相信不疑，異口同聲的說：「桂正作祇要立定計畫，必定一步一步的向目的進行。」

我在明治三十年春天，來到東京，定了寓所以後，立即到築地某町某號門牌，去訪桂正作。此時我們兩個人，已經十九歲了。

下

我在築地某町，探詢了多時，好容易纔訪得桂正作的寓所。原來此地全是貧窮的人家，在這中間，有座兩層的樓房，面寬不過九尺，這樓上，便是活西國立志編的容身之所。

房主人是個車夫，我向他問道：「有一位桂君，在這裏住嗎？」

房主人說道：「哈！是的，不是那位書生嗎？」

我問明白了，便向樓上一望，祇見一個人，向我「啊」了一聲，這就是一別三年的故人桂正作呀！

他引我登着極窄的樓梯，上了樓，到了他的房中一看，祇見這房的面積，也不過六張地蓆的大小，在地上雖鋪了兩三張地蓆，但是污得不堪，幾乎不能容足。頂棚甚低，而且其黑如煤，牆壁、地蓆，也是一律黑色。

這房中所見的，全是黑的，然而有不黑的，就是書籍。像桂正作那樣珍惜書籍的人，實在很少。不論是甚麼書籍，決不亂堆在桌上，更不任便拋擲。他豈但珍惜書籍，凡在他身之周圍的一切用品，全是很珍惜的。

看他的桌子，多麼潔淨，看他的書箱，卻一點也不黑，再看他一切必要用品，固然很粗略，然而無不堅固適用。雖無東洋豪傑的美點，可是也沒有惡癖，若說現在流行的言語說，桂正作受西國立志編的感化，是很漂亮的。我見我的故人，為漂亮的精神所支配，不能不暗暗的感謝皇天。

向他桌上一看，有教科書，有旁的書籍，陳列得整然有序；四圍的一切物品，亦莫不位置得宜。

房間固然是很下等，很黑暗，然無足憂。因為這種房間，一經桂正作居住，便可以依其主義，與其性情，化下等為高貴，化黑暗為純潔；這真是應當感歎，應當敬畏的呀！

他仍照往常一樣，用那很快活的態度，披胸據臆的，開了談了。我問他到京以後的生活狀況，他並不慚阻，也不誇張，很平易直率的向我詳細陳說。

像他那樣毫無虛榮心的人，實在難得，處其境遇，行其所信，能滿足安心，勉勵上進，這是何等的功夫！他決不以自

已與旁人比較，祇知行我分內之事，盡我能盡之力，一方能安其運命，一方又能開拓其運命之路，向前進行，這又是何等的學問哪！

一別以來，桂正作所作所爲的事，總是抱定這種態度，這是他對我說的。我聽了以後，尊敬他的念頭，愈益深切。他來到東京，是按照預定的計畫，備了三個月的糧。他雖備了三個月的糧，但是他決不坐食。一到東京，便想尋個有趣的職業，以資糊口。於是先在東京各地，巡繞了一番。他覺着各種職業之中，祇有賣報和寫砂字，是簡單而又容易做的，因此他便在這兩件事上特別的留心。可巧他在九段公園，遇見一個寫砂字的老翁，他向老翁說明他的希望，情願做老翁的徒弟，學習用砂寫字。他僅僅學習了兩三天，便能在街道旁邊寫字了。他隨意用白砂寫些字，行路的人看了，有投一個銅元的，有投半個銅元的，還有投兩個銅元的，每天總有若干的收入。

有一天，當沒有觀客的時候，他把任意寫的砂字抹去，寫了瓦特斯帖朋孫等幾個名人的名字；恰巧有一個面貌慈善，衣服整齊的婦人，攜着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兒，走了過來。那小孩兒，看見砂字，便念道：「瓦特。」遂又向那婦人問道：「母親！瓦特是甚麼呀？」桂正作聽見小孩兒一問，便擡起頭來，用小兒易解的言語，說明瓦特是個大發明家，又大略說明他的事蹟，最後向小孩兒說道：「瓦特是個著名的偉人，你長大的時候，也要成這麼個偉人哪！」那婦人聽了他的話，很是歡喜，遂說道：「獎借太過啦！」說罷，便取出一個二角的銀幣給了他，然後攜着小孩兒去了。

桂正作笑着對我說道：「這兩角錢，我不肯用去，至今還留着做紀念呢！」

他在白晝，是這樣的工做；到了夜晚，是在神田夜學校，專門學習數學。

當日清兩國的國交將至破裂之際，他便賣報，因為賣號外，很存了些個錢，這是他意想不到的。

就這麼樣過了新年，到了二十八年的春天，他便進了工業學校的夜學部了。

我們一問一答，不知不覺，天已經快黑了。

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吃飯去罷！」說着，便從抽屜裏，取出錢袋來，放在懷裏。

我驚問道：「往那裏去呀？」

他說道：「往飯鋪去。」說着，便立起身來要走。

我說道：「不！我回寓所吃飯去罷！你不要費心！」

他說道：「你不要這樣說！我們一塊兒吃去罷！吃完飯，依舊回來，你就住在我這裏，我還有許多的話對你說呢！」

我不便固辭，便隨他一同下樓，來到街上，他一邊走着，一邊很快活的向我問故鄉的事。他說今年想回鄉一趟；然

而我就他的生活狀況看起來，恐怕他回鄉一事，是可言而不可行的。試想故鄉離東京三百餘里，一來一往，豈是容易。

若會特別的要事，祇爲回家看看父母，似乎大可作罷。

他走到一家極僻陋的小飯鋪的門前，停住脚步，說道：「就是這裏！」說罷，掀起繩製的暖簾，潛身而入。我一見，不

由得吃了一驚，在這一瞬之間，又聽他在簾內喚道：「你進來呀！」我進去一看，祇見他已經占了個座位，滿面帶着笑

容，正向我望着呢。我向四圍看了一眼，除桂正作以外，還有四五個勞動者，坐在一條長桌的左右，有吃飯的，有飲酒的，

卻是非常的肅靜；於是我與桂正作對面坐了。

他說道：「我每日三餐，總是在這裏呀！」稍停，又很坦易的對我說道：「你吃甚麼？甚麼都能做。」

我說：「我不論甚麼，全都能吃。」

他說：「是嗎？那麼？」他說至此處，便向女堂倌說了幾樣吃食；但是他說的話，如同符咒一般，我簡直的完全不懂；及至女堂倌把菜端上來一看，原來是三樣菜，一碗湯，還有米飯。

這樣粗糙的飯食，桂正作並不以為粗糙，卻吃得很香甜的。我想這種飯食，何等的醜陋，如何能入口呢？然在桂正面前不得不勉強吃些。當我端起飯碗的當兒，我的眼淚，不由自己突然湧上，幾乎要哭出來。我想桂正作，本為武士之子，現在他的家道，雖然中落，然而他究竟是堂堂紳士之子，安可與下等社會的苦工一同吃飯呢！他想到自己的身分，能不失聲痛哭的嗎？然而他決不如此，他居然能很快活的拿着筷子，三口兩口的吃着。我見他這種光景，不覺得又轉了一個念頭。我想：「這種飯食，決非粗糙無味的飯食；卻是個有為的少年，勤勉的少年，能獨立自活，能自求教育的少年，以其由勞働而得的金錢，加以至誠的美意，特為他的朋友設備的極上等的筵席，我安得認為粗糙無味的飯食呢！况桂正作每日三餐，不是永遠如此嗎？他不是一邊喫着飯，一邊呼我為竹馬之友嗎？」我一想到此處，便不由自己，嚥下盈眶的眼淚，我的心中也覺着十分安適了。於是與桂正作喫起飯來，也覺着這種飯食，實在是香甜無比了。我們喫飽了以後，依舊掀起繩製的暖簾，出了飯鋪，步行着回他的寓所去了。

這一夜，我同桂正作，臥在很薄的褥子上，在那如豆的燈光之下，暢談起來。始而談些故鄉的事體，繼而談論其他的友朋，最後又各述自己將來的希望，那一夜，實在是暢快極了；直到今日，我一回想那一夜的光景，還是清清楚楚的如在目前一般哪！

自此以後，我和桂正作時相往來，覺着時光過的很快，一轉瞬，暑假之期便到了。有一天，桂正作來到我的寓所，突然對我說道：「我要回鄉啊！這回鄉的計畫，是我早經決定的。」

我聽他談到回鄉，深恐他沒有旅費，所以對他說道：「回鄉固然是很好，但是你……」

他說道：「你莫非憂愁我沒有旅費麼？請你放心！我已儲蓄到三十圓了！我想來往的旅費，再買些土物帶回家去，大約有二十圓，可以够了。倘若三十圓完全用罄，恐怕將來有些困難罷。」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更覺佩服。原來他在二年以前，已經定了回鄉的計畫；計畫既定，便陸續儲蓄旅費，所以到了現在，竟儲蓄了三十圓之多，喂！諸君！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他這種堅苦的計畫，是容易辦的嗎？實在是難的很哪！請想！桂正作豈不是凡人麼？然就其所作所為看起來，豈不又是非凡嗎？

他把兩年以來所儲蓄的錢，分成三分，以兩分買土物，他為討母親弟弟以及親戚家女孩兒們的歡喜，一點也不吝嗇，買了些畫片，買了些綢子，很歡欣的起程；我也很欣的送他到新橋車站。

翌年是三十一年，可喜可賀，他已在學校畢業了。橫濱某公司，就在這個當兒，聘他為電氣部的技士；但是每月的薪金，不過十二圓而已。

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已經過了五年。他在這五年之中，僅僅的忠實盡職就算完了麼？不！他於忠實盡職之外，還做了很重要的事呢！他們昆仲四人，他是老二，他的哥哥，是離了故鄉，不知去向了。老四，老五，雖在家鄉，但是他們的性質，也不是肯困守的；所以老四一聽說桂正作在橫濱某公司有了職業，他便從家鄉逃出，來到東京，也想謀求自立。桂正作見老四來到東京，便替他各處奔走；或介紹他在商店充當學徒，或介紹他在學校充當夫役；但是他到處失敗，全都沒有個結局，總是半路而逃。

桂正作見老四的性情不定，便把他置在自己的身邊，加以種種的訓戒，並且教他來來回回的熟讀西國立志編。

如此過了些時，便教老四也入了工業學校。桂正作的薪金，本來非常的微薄，除了自己的衣食之外，還要教養弟弟，一連三年之久，真是辛苦備嘗啊！結果，到了三十四年，老四在學校畢業，已經當了東京芝區某公司的技工。老四經過桂正作數載的薰陶，性情大變，和以前迥不相同；現時在公司服務勤勞，也和桂正作一樣了。

老五見兩個哥哥全有了職業，他也從家鄉逃出來了。現在桂正作和老四，正在辛辛苦苦的替老五籌謀位置呢。今年春天，有一天，當夕陽將暮的時候，我到橫濱野毛町去訪桂正作。我向寓所主人問道：「桂君在家麼？」主人說：「不！還在公司呢！」我早想到他服務的公司參觀，他現時既在公司，我便改變方向，到公司去了。

我到桂正作工做的工場內一看，我因為不懂電學，所以不能十分說明。惟看見幾個工人，正圍着一根大鐵柱，默然而立。此刻電燈已明，照得工場內同白晝一般，所以看得更覺真切。祇見桂正作很熱心的在鐵柱四圍，巡繞了幾次；所有的工人，全都默默無言的，向他望着。大約必是機器有了毛病，桂正作正在檢查，計畫修理的方法呢。

我見此時的桂正作，與平時的桂正作，大不相同。他的神情態度，彷彿是全變了；他像是立於無人之地，忘了有自己，忘了有他人，並且忘了有世界；他的身體和魂魄，已經和他的工做融為一體。我見他這種態度，真令我肅然起敬啊！諸君！請為我的朋友飲一杯！我們應當祝他前途無量！

——完——

說海一勾

王無爲

獨角龍

長春富家子宋霸。少習拳技。勇力大有過人。嘗白晝殺人。爲無告雪不平。其鄰村劣紳趙某。豪橫一鄉。家中招集無賴及擅拳勇者十餘人。任姓某業牛醫。女年十七八。已字人。趙某艶之。詣任某家欲媒爲妾。爲任所拒。怒糾衆劫之。抵中途值宋霸。霸見任號泣隨其後。詰知原委。裂眦曰。是卽某村趙某乎。言已逕歸。是夜入趙宅。劫其愛子。且告闈者曰。寄語趙某若不卽還任氏女者。吾當烹此以食。趙素懼霸名。平日以風馬牛不相及。無忌惡之念。至是大憤。欲糾衆鬪之。顧慮其子且不免。乃忍而還任氏女。而啣之至深。一日探聞霸外出。劫其家而焚之。傷霸父欲死。旬日霸歸。父已死。憤填胸臆。訟於宰。宰求證莫得。不直其詞。霸遂

通於綠林中人。不知蹤跡。趙初防甚力。自是稍替。忽一日趙家爲盜所劫。殺趙及其弟。投屍通衢。趙從兄疑爲鄉中平日與趙不相能者所爲。狀於邑。邑令憚其勢。不得已將所指控者械繫。其從兄猶不時催促鞫訊。忽一日自投邑令。謂所控均誣請銷案。衆共疑焉。然未知其異。蓋趙從兄猝得霸警告。知趙之死。死於霸也。霸伍於綠林。益精拳棒。同輩呼之爲獨角龍。黨羽甚衆。所至劫掠豪強。以周貧窶受惠者咸感之。故軍警雖四出偵緝。終不能擒。辛亥秋。海龍西境駐防全軍之大半。爲霸所殲。該軍爲某師之一部。武斷鄉曲。魚肉商民。道路久側目。聞者稱快。霸至今猶時出沒於海龍之帽兒山。或長白之鴨綠江畔。聲勢浩大。軍警咸嚮風而靡。

東越神蛇詩

胡寄塵

東越神蛇詩。敘東越女子李寄殺蛇事也。晉干寶有東越祭蛇記。略謂東越閩中有庸嶺。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祭以牛羊。蛇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男女年十二三者。官吏募人家女養之。至八月朝。送至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一年。索女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往。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有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父母憐之。終不聽。寄乃潛行。請好劍。及昨蛇犬。及八月朝。便至廟中。

先以米糞蜜。置穴口。蛇聞糞香而出。即放犬嚙蛇。寄從後斫之。蛇踊出而死。寄入穴視之。得其九女。鬻之。寄乃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后。賞賜其父母。其歌謠至今存焉。按此事在情理中。非神話可比。李寄殺蛇。有足稱者。干寶又謂其歌謠至今存焉。則當時人作書記其事。諒亦如焦仲卿妻、木蘭之類。其詩干寶時猶存。不知於何時失傳。故仲卿妻、木蘭。流傳衆口。而李寄。遂無人知矣。余有慨乎此也。爲補是詩。詩體依古詩舊例。而於韻之可通者。通用焉。

淒淒復淒淒。李女當窗啼。雲鬢慵不理。玉頰雙淚垂。

阿父偶聞之。心中悵然悲。問女何所憶。問女何所思。女言無所苦。但悲將分離。一言啓阿父。阿父試聽之。長官募幼女。充彼神蛇饑。女將奮身往。一去恐不歸。父母無福相。六女無男兒。苦乏甘旨奉。徒耗衣食資。不如應募去。得錢奉庭闈。阿父聞女言。悵然捋鬚髭。我家雖窮困。此事安可爲。阿母聞女言。驚恐失常儀。兒今不可往。阿母緊抱持。兒今如欲往。阿母扶杖隨。阿姊聞妹言。出閣前致詞。妹本聰明人。此事何太癡。妹今慎勿往。善保汝容姿。李女謝父母。志決不可移。但願入蛇穴。不願居深閨。豈不念父母。相守計亦非。曷若與蛇鬪。生死未可知。今日忍痛別。或有歸來時。

於是乘隙往。既去不可追。父母拊胸哭。云無再見期。李女既應募。心靜容態怡。但求三尺劍。復求數斗麩。再求一猛犬。相將赴叢祠。神蛇聞麩香。蜿蜒出穴窺。血舌長數尺。金甲粗十圍。兩目有奇光。灼灼如燈輝。其光射人面。冷如冰侵肌。猛犬忽怒嚙。蛇痛不可支。李女揮長劍。須臾血肉糜。神蛇既已死。觀者盡嗟咨。李女乃入穴。一探穴中奇。尋彼先死者。骨肉化爲泥。但剩九髑髏。其狀何慘悽。神蛇既已死。一境皆安夷。越王聞女勇。遂乃聘爲妻。父母亦富貴。骨肉得相依。我今感女勇。濡筆爲此辭。庶幾神蛇歌。追蹤木蘭詩。



永不泯滅的印象

寒 玉

(四)他的職業

「少爺！求你！做做好事！仁人君子，前途無量！老爺！

……」

他跪在水門汀上一大灘白粉字旁邊，使着哀聲，放着愁容，向路過的人們祈求着。然而來往的人們，只是走他們自己的路，都現着不值一顧的神氣。

白粉字很冗長，開首的兩句是：「嗟夫！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以下是敘述他自己的歷史：大概說他本

是一個書香子弟，因為出外尋親不遇，以致流落他鄉。文字做得很古雅，頗有幾分駢體文章的意味。

同屬人類，同屬青年，同屬讀書人，我不助他，誰來助他？我於是問他道：

「你如今想回去麼？」

「少爺！我……是的，……實在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萬望少爺慷慨，救我則個。」

他的神色是慘勵的！他的態度是哀憐的！眼淚似乎盤旋在眼眶裏！不覺使我對於窮途者的同情心，劇烈地

鼓動起來。我便問他道：「你回家的川資，約須若干呢？」

「倘然……餓……餓了肚皮不吃，至……少也須三塊多錢。」

「三塊多錢——那並不難於設法。」這時我自己身上正袋着兩元幾角的零用錢，是預備賣襪子的。襪子總不足算是重要必須的東西，緩購又何妨。我於是慨然罄囊，取了出來。然而比較他所說的三塊多，還差了些。

「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急。」這是一句老話。我既然熱心援助他，應該援助他到底，滿足他的要求，方算完我的責任。我便對圍繞着的觀衆說：「諸位大家是仁義君子，應該抱着互助的精神。現在尙短一元之數，希望大家捐助些。」

話纔終而大家的腳底已經移動，並且對我現着鄙視不屑的神氣。

世人大概都是動物中的尤其自私自利，存心冷酷者！我不覺悲從中來，憤恨之極。然而他們都是遠走了，並

且彷彿有人低聲地譏辱我是「癡人」

無意中，忽然碰到我的同事F君，我彷彿自己遇着了救星似的，急忙前去招呼他。接着便把這事的詳情告訴他，並且向他求助。

F君起初也覺黯然，繼而忽然葫蘆道：「你這人……你這人真是瞎眼先生，去援助這種東西！他們這些狗頭，足以援救麼？這是他們的職業啊！」

我道：「你何以見得他明明是一個書家子弟。」
「好好！」他譏諷的聲調笑着道：「你不信我給你一塊錢便了，你可切莫後悔。」

我手裏雖然已和他籌足了三元幾角錢，內心卻躊躇不決着！倒底助他呢？還是冷視他呢？——切莫後悔！

後悔也僅僅三元幾角錢，不後悔也僅僅三元幾角錢，然而我終於決心助他了。我爲慎重起見，便和他約明道：「援助由我援助你，我也並不望你的報酬，不過人心不古，我和你素不相識，放心不了你，船票由我去替你

買。」

「啊！少爺！你太多心了，我們讀書之人，那敢做這無恥的勾當。放心罷！不必勞動尊駕了。將來一回故鄉，自當加倍奉償。少爺！你住在……」

那道：「我說不望你的酬報，不過我的主意是打定了，不必多言，你隨我走罷。」

他說：「也好，不過少爺實在不敢當勞你的駕，讓我自己去買罷。」

我道：「不打緊，是順路，我本來要到輪船碼頭去。」

他於是即刻遺棄了水門汀上的文章，隨我跑了。

到了電車站，我爲節省時間起見，打算坐電車。我回過頭來招呼他，忽然他的人影也不見了。起初我以爲他是給人擠住了，或者落了後；但在人叢中找了一會，又站定了守了一刻，始終沒有重見他的蹤跡。

他何以棄了一個援助他的人而逃走呢？這究竟是
一回什麼事？

我回到公司，把這事遍問他們。他們說：

「這是他的職業啊！」
(留)

抽象名詞

憶秋

先生：「所謂抽象名詞，係指一種心裏可以想像而手不能觸的名詞而言。湯姆，你舉個例來看罷。」

湯姆：「想了一陣——『先生，譬如燒紅了的火著！』」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皂



精



客淚

魂影



小波

這一天是重陽假日。隻身客地。無家可歸的他。因為賦性孤僻。不喜歡在熱鬧的城市中走動。祇好留在校中。細細地咀嚼那寂靜的滋味。同學們都家去了。有幾個外省的。除了隔室病足的黃君外。也都出去。登高的登高。遊玩的遊玩。各尋其樂去了。他無聊中。倚着窗檻。極目四望。想領略些天然野趣。聊遣愁思。

霞天半抹。淺水微波。江邊的楓樹。井上的梧桐。蕭蕭落葉。紅滿秋江。黃花掩映。如火如金。九月秋光。清麗可愛。隔着竹林。眺望那幽翠的山光水色。悽寂無聊的他。也不期然

而心爽神怡咧。

暮色漸漸深沈了。飛鴉點點。趁着斜陽。都向那煙林裏歸去。青黃參半的草。襯着近晚霞天。多麼好看啊。可惜沒有把牠寫入畫圖。永遠保留。然而好景當前。反而觸動了愁緒。喚起他腦海裏已往的印象。使他回憶到七八歲時。隨他父親居留於鄉間的一所清幽小屋裏。那原是某姓的義祠。門口掛着「冷圃」兩個字。那處面山臨水。阡陌交錯。前面一片荷塘。每當盛夏花開。紅白相間。如雪灑紅氈。清豔絕倫。山上有觀音寺。靜夜梵響。與田畔蛙聲相和。星

月輝映。香風拂拂。斯情斯景。和現在比較。雖有夏秋之分。

究竟同是良辰好景。但那個時候。他有慈父無微不至地愛護着。學書問字。活潑潑地。一片天真。那復知人世間有憂患事。現在呢。人事變易。境遇也隨着遷移。他慈祥的雙親。久已往另一世界。他孑然一身。浮沈飄泊在這艱苦的世途中。今昔苦樂。正有霄壤之別。對此秋光。他不禁仰天長歎。似乎向造物者。排洩胸中的悶氣。

他對着外邊呆呆地看了好一會。有時把兩眼朝天。頻頻歎氣。直到暮色昏沈。一灣秋月的濛濛影裏。看不清楚外間的景物。他才懶洋洋地走到窗下的桌子旁邊坐下。

燈光一亮。祇見他桌上有文具數事。幾冊稿本。一個膽瓶。插着兩枝瘦勁的黃菊。那時一陣陣的西風。吹得那花兒都搖動了。一段清逸的冷馨。直朝他的鼻孔裏攢。但他彷彿沒有覺得。他的兩道半垂而呆定的視線。專注在桌上的一本「冷圃泣樓詩集」的上面。歇了一會兒。他輕輕地從那詩集裏。抽出一張墨漬淋漓的詩稿。低着頭沈聲

漫吟道。

詩魂墨蹟認依稀。

卷未開時淚已揮。

最是難堪傳誦句。

殘篇散落似花飛。

朝露誰憐向日晞。

句成識語悟天機。

前生誤種聰明種。

怕向塵寰問是非。

面水猶存一碼墳。

零丁遺影落風塵。

無才深愧難承續。

餘緒空傳不孝人。

他又長歎了一聲。然後接下去。

前程後路渺沈沈。

底事迷茫直到今。

死若有靈知不遠。

爲兒傷却幾分心。

念到了末句。他已讀不成聲。眼淚和泉湧一般。一點點滴下來。把紙上的字。化成模糊不辨。

他是誰呢。但見他平日讀的課本上。寫着「小露」兩個字。有幾本新買的雜誌上。又有「天涯隻影」幾個草字。大底小露是他的名。天涯隻影是他的牢騷別署罷。

他的父親朝露。是一個名士。沈毅深思。英爽軒昂。兼而有之。弱冠便以文名。他的詩更是傳誦一時。受盡鄉黨的欽崇。不幸天不永年。二十多歲就拋下了七旬老母。少妻幼子。與世長辭。獨自回安樂園去了。他生平豪放。祇有兩袖清風。一肩明月。身後惟剩半壁舊書。幾卷殘稿。算是給那八齡小露的遺產。其實這兩樣東西。等到小露長大時。早已散失不全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他父親死後兩個月。他母親因爲哀傷過度。也竟忍心棄了他。一瞑不視。追隨丈夫於安樂之鄉。從此小露便永不復嘗天倫樂趣的滋味。天真未鑿的他。遂於渾噩中。淪於孤零悲困的境地。幸而他父親有幾位道義之友。不負知交臨終的委託。慨然任撫育遺孤之責。雖然。撫養教育。小露固不能不感激。但孑然一身。寄人籬下。況他生性孤僻。秉氣淒清。俯仰天地。真不無我生不辰之感。咧。「世事如棋完着少。人情似月缺時多。」生死安危。困苦憂患。沒有骨肉天性之親。那一個真能關切。猶如失巢小鳥。不知茫茫大地。何處是家。唉。天下的孤兒也。當同聲與歎罷。

他的熱淚還一點點滴着。他悽切地繼續看他的因讀遺稿有感而作的詩稿。最後看到

人天兩隔路迢迢。

陟岵與悲不復聊。

一事愁中姑自慰。

無牽無掛任逍遙。

他似乎略略安慰。稍稍振奮。於是他把那幅紙。依舊夾入詩集裏。站起來。在室內踱來踱去。他正自慰自解。猛地裏又看見壁上掛的照片。他便走近牀邊。停住脚步。看了一會兒。才雙手把那相片慎重地取下。回到桌子旁邊。把牠靠着窗檻。放在桌上。自己嘆了一聲。便坐下來。聚精會神。對那照片細細地看。

那一張是六寸的照片。很清晰地印着一個短髮西裝的男子。很鎮靜而自然地坐着。面前立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那長的是他父親。那孩了就是十多年前的小露。父子兩個手執手。一團慈愛融怡的氣象。真令人不堪回首。他兩手交叉曲在桌上。一邊看一邊自言自語道。人人都說我爹爹生成福相。不似短壽的。然而世人的眼光竟錯了。禍福無常。福相的結局。也不過如此。——爹爹。你那時候執着我的小手。在你眼光裏流露着無窮的愉快和希望。你總想親自訓育我。你總以為能看見我成立。那裏料

到現在……這種境地啊。

他依舊定睛釘在相片上。但牠忽然似影戲換幕一般。漸漸化去。換上了他父親臨終的情景。——老祖母合十當天哭禱。母親悽惶失錯在牀前呼喚。他自己莫名其妙。呆站着。——當時情形。一一顯現在片上。他把頭湊近些再看。又換了一幅山水。——一角小麓。背枕大山。前臨河曲。流水潺潺。從側面繞過。蒼翠的松樹底下。有一座高而且大。鄉間不易多見的特式墓碑。——到了這裏。他閉上眼睛。悽然自問道。那不是我父親的墳嗎。不是有一天他牽着我的手。和許多世伯伯世叔叔在那裏散步的嗎。他看中了這清幽新爽的綠水青山。他不是說過讓他先死。葬在那裏。領略些天然的山光水色。雖死也無遺憾且有餘樂。不是嗎。當時都以為他是乘輿戲言。那知竟成了讖語啊。現在他心愛的小山。已被他捷足先登。據作他的長眠地了。——母親豈不是也隨從他於安樂之鄉。一同長眠於小山之上嗎。我差不多十年沒有回去了。也不知墳地

上。生了長松千尺。還是產了靈芝九莖。祇怕已做了狐鼠的洞穴罷。山遙路遠。當這春秋佳日。也不能灑幾朵鮮花。鞠躬致敬。安慰先靈。生了我這個無用子。九泉之下。也應悔恨罷。唉……

他把頭伏在桌上。很久很久還沒有抬起來。窗外的秋蟲。

正唱着悲秋的歌兒。彷彿也替他傷感。他的衫袖已濕透了。但他的頭還未抬起來。也許是睡着了。隔壁的黃君。正在用悲壯淒清的音調。反覆朗誦王維的「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完——

假皇帝

俄國大文豪託爾斯泰的祖。是個陸軍士官。他最愛模仿人。有一天。與幾個同僚。正在雜談。他便學着皇帝的聲音。引衆人笑。不料恰巧皇帝走過。聽得室內很鬧。他不知笑些何事。便推門進去。士官不知道。還在那裏學着。忽然瞧見皇帝進去。他嚇得面如土色。默無一語了。皇帝徐徐說道。不妨。你儘管做些出來看看。士官躊躇了一回。索性再裝皇帝的聲音。說道。託爾斯泰。你現在的行爲。應當有死罪。只因你年幼無知。饒恕你一次罷。皇帝聽了。也很好笑。點頭道。不錯不錯。竟不去責他。

沁香閣筆記

李涵秋遺稿

龍風

溫州某嫗。夕紡績。忽聞叩門聲。啓戶見二叟。問所自。叟告以失路。且請宿。嫗欣然納之。二叟入甫坐。有少年自外入。問堂上爲誰。嫗曰。此遠客失路者。命之揖。且告客曰。此豚兒也。先夫逝後。老身祇此一子。未嘗讀書。故不知禮。子見客亦喜。謂母曰。客未晚餐。母曷炊。吾將出沽。乃攜壺去。嫗析薪而爨。叟曰。令郎年幾許矣。嫗曰。豚兒齒甫冠。曰。曾娶婦否。嫗笑曰。家貧尙難自給。安有餘錢作此事。叟曰。有此賢母。豈可無續禋祀者。嫗曰。豈不欲之。力不足耳。談次。子歸。嫗命之殺雞。叟阻之不可。旣而四簋旣陳。子執壺酌客。酬酢甚歡。飯畢。嫗命子從己宿。以其榻宿客。叟德之。將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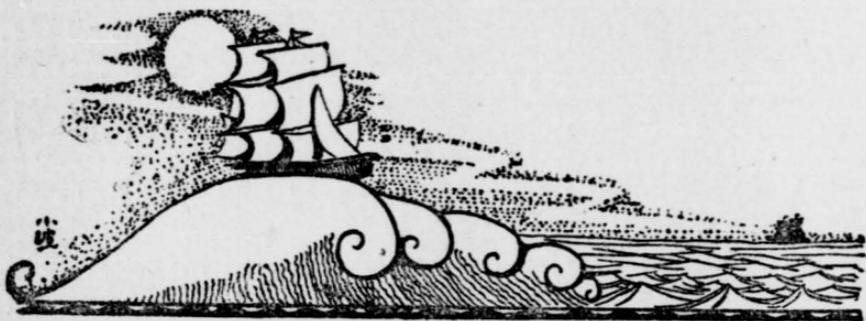
謂嫗曰。失路之人。重承厚顧。慚作已至。然吾等侵曉當行。恐君未寤。吾其不辭而去焉。甚勿以無禮見責也。嫗曰。此何言。固無妨也。但諸君征途况瘁。草榻雖不堪安息。如不見棄。明日卽此早餐何如。二叟謝曰。有勞厚意。實不敢望。言訖就寢。雞初鳴。狂風大作。巨木斯拔。嫗驚起視客。則已渺矣。床頭有遺金在焉。呼其子視之。約五十兩許。其子曰。此必客遺者。姑待其返。及視門扉關如故。出視天空。亂石擊人。有二龍在天。蜿蜒東去。人盡得睹。嫗始知投宿之叟。殆卽二龍化身。感其意。卽以金爲子娶婦。俾有家室云。

邱鵬

邱鵬。山東人。性任俠。喜讀書。凡經世之學。莫不悉心研究。

惟所遭不偶。胸中抱負。無可展布。常覺鬱鬱。民國成立。有勸其出而用世者。彼曰。專制之害。固足亡國。然以腐敗官僚。身任共和元首。欲求國家進步。安可得耶。且時至今日。人心機詐百出。稍一不慎。即易召禍。天下雖大。何處可容插足。無已。其惟隱於盜乎。因是每日除讀書外。輒往空山古廟。冀有所遇。一日薄暮。行於荒郊間。見一短衣健兒。拱立道左。心甚異之。健兒見邱至。卽曰。先生得毋姓邱乎。邱曰。然。爾何人。爾何以知我姓邱。健兒曰。敝主人有請。邱曰。爾主人爲誰。健兒曰。先生但從我行。至卽知其耳。邱聞言毫

名。無緣覲面。今特遣小价在中途迎迓。不期惠然肯來。此實老夫之至幸。邱見主人鬚髮蒼白。眉宇間一種英爽之氣。仍然流露。知非凡輩。遂向其詢問姓氏身世。主人曰。老夫陶姓名英。前清時曾入武庠。後爲仇家陷害。不得已寄跡綠林。今業此二十餘年矣。然所劫之物。悉是貪官富豪財帛。其餘絕不染指。頃聞先生與吾輩志同道合。特此奉請。不知先生肯協助否。且老夫膝下尙有二子。擬求先生訓誨。邱曰。盜亦有道。未可厚非。彼世之所謂軍閥者。名則保衛治安。實則與土匪無異。較之君等。恐尙望塵莫及。賓主情意既洽。陶遂留其下榻。兼課諸子。邱由是隱居山中。展其素志。爲陶擘畫一切。并勸設立學校。培植人才。訓練部下。以明紀律。預備他日爲國效力地步。說者謂。邱以一生所學。盡用之於盜窟之中。殊覺可惜。其實非邱之罪。蓋由於在上者有才而不用之咎也。吁可慨已。



過去世界

原名 An Excursion Into the Past.
著者 Ernest K. Chapin.

空我

這時候正在天高氣爽的秋季裏。樹木和花草都長得十分茂盛。我正駕着司庇達克牌汽車。在一條長可十里的大道上。急急的行駛。行時。從車上的汽管中。放出一陣陣強力的烟氣。發出一種撲撲的聲音。好似高聲說道。『你儘着向前行駛。汽油不完。不要停止。』因為車子行得很快。沖開前面的空氣。又做成一個特殊的聲響。是平時難得聽見的。我聽了這兩種聲音。心中很覺得快活。便忽然的觸動了一個意念。暗想這輛汽車。我雖天天乘坐。但他最高的速率。每小時。能行若干里。卻從未試驗過。如今何不試上一試呢。我原曉得汽車行得太快了。容易闖禍。很是危險。但以爲這地方道路既平坦。又沒有往來的行人。一眼望出去。又不見一輛往來的車輛。料想不會闖出甚麼禍事來的。我拿定了主意。便撥動機振。速率立刻增高。車子和剛正脫弦的箭一般。直往前面射去。這樣行了一會。很是安全。我正在高興。不料禍事來了。當我這汽車行到一個十字路口時。路旁原豎着一面警告牌。車輛行到這裏。務須慢行。但是我

的精神。都貫注在前面的路面上。遠遠地並未聽見這警告牌。及至瞧見了。車子已經到了十字路口。既來不及減慢。更不能够立刻停住。不偏不斜。車頭正撞在這警告牌上。我的耳朵裏。祇聽見很劇烈的一聲巨響。我的身體。又覺得受着了猛烈的震動。我隨即便昏迷不知了。

等到我的知覺蘇醒過來了。我見自家正倒身在地。我的汽車也倒在一旁。已經破碎不堪。我覺得渾身上下。益無何等痛苦。便爬起身來。用一隻手。摩擦身體。辨辨身體上。究竟會否受傷。誰知不摸到也罷了。這一摸之後。却摸出一件非常怪異的事來。不論誰聽見了。必都以為是無稽之談。絕不會相信。原來我的手。竟摸不着我的身體。卻穿過我的身體。一直摸了過去。好似在空中撈摸一般。我不禁既是驚奇。又是奇怪。忙定睛朝四下裏瞧着。只見那些樹木和其他的東西。也都好像並非實體。不過是他們的影子罷了。我的手指。能夠穿到他們。摸到他們的後面。我因為詫異極了。不由得抬起一隻手。想去搔頭。可

是再也摸不着頭的所在。讀者諸君。你們聽到這裏。定要大喊一聲奇怪。我當時也是如此。因為我一顆好端端的頭顱。竟會摸不着。我焉能不驚駭萬分呢。過了片晌。我忽的動了一念。我必是已經死去了。現在的這個我。不過是我的靈魂。在我四下裏的樹木和各種物件。都不過是一種幻象。那末。我自然摸不着我的身體。摸不着我的頭。更摸不着一切的東西咧。然而過了不多一會工夫。驀地裏又發生了一種事實。又似乎足能證明我是不會死。讀者諸君。你道是甚麼事實呢。請往下文閱去。

我正在惶惑不解的當兒。偶一抬頭。只見明潔的天空中。有一架白色的大飛機。正緩緩的往下降落。隨即便落在我身旁的地上。駕駛這飛機的人。身穿一件雪白的長袍。端坐在開機人的座位上。朝着我做手勢。喚我跨上他的飛機。我迷迷糊糊的。便跨了上去。心中暗想這飛機中的人。必是要把我領到別一個世界中去。心中又很狐疑。他將從那一條道路。和我同到別一個世界中去呢。當

下這飛機中人。一聲不響。便撥動機關。飛機復行升到天空。我坐在機中。瞧看下面的地面。好似一隻皮球。從半空中。直往下墮的一般。越過越小。過不多會。已祇有我們站在地面上。瞧見月亮那般的大小了。再過了一會。大小已等於空中的一粒星。再到後來。竟已完全瞧不出了。我再抬起頭。再朝上面瞧。只見藍黑色的天空中。現出許多明亮的星。閃閃作光。這種景況。正有如我們站在倉房中。倉房的屋頂上。有好些小洞。上面的亮光。從洞中射下來似的。我這樣望了一會工夫。機中人忽的對我道。你在地球上的生活。將要從此結束了。這事突如其來。諒你必然十分驚駭罷。我道。是呀。這是我自家不好。不該開足了汽車的速率。橫衝直撞。然而路闊人稀。我也怎能料到會得肇事呢。這人道。說起來。你們應該很慚愧呢。你和你的朋友們。在地球上。開足了汽車的速率。以為行駛得非常之快了。其實那真算不了一件事。我且問你。你們所謂的速率。大約每一小時。行駛多少里路呀。我答道。祇拿我來說。

我平常開駛汽車。每一小時。行六十里。是很難得的事。縱然開足了速率。每一小時行駛的里數。也不能超過八十五里。這人道。是呀。據我看來。這種速率。非但不能算是快。且是很慢的。所以我說你們應該覺得很慚愧咧。我問道。我道。也要請問你。我們現在飛行的速率。是怎麼樣呀。這人望了望速率表。答道。大約是一。我道。大約是一嗎。我想你這話的意思。決非是說每一小時行一里路罷。這人道。不是。不是。我們現在飛行的速率。和光的速度。差仿不多。因為兩下裏的速率。是一樣的。速率表上。便指着「一」。如果我們飛行的速率。比較光的速度。再快兩倍。表上便指着「二」。若再快三倍。便指着「三」。因為天空中各種的速率。都是拿光的速度。當做根據的。我問道。每一小時。畢竟飛行若干里呢。這人道。不能以小時計算。祇可用秒數計算。你仔細聽着。我這飛行。是每一秒鐘。行駛十八萬六千里。這所謂里。是你們地球上的里數。我聽了他這話。半信半疑。沈吟了一下。再道。照你這樣說來。你這飛機。每一

小時。能飛行五億里咧。這人點點頭道。正是。差不多是個數目。我道。每一小時行六十里。你若喚做是速率。像你這每一秒鐘行十八萬六千里。你將喚做甚麼呢。這人道。每一小時行六十里。那非但不能稱做速率。簡直可以稱做可憐的慢率了。不過你要記着。所謂速率。是要就着各種情況而論的。換一句話說。便是速率的高下。完全是由各種情況造成成功的。先談你們地球上。在地球上行車。因為各種情況的束縛。每一小時。祇能行駛二十里或二十五里。倘行得再快。就要闖出禍事來了。可是我們在這空間中。——地球和那些星球的當中。幾乎空無所有。而星球又距離很遠。若用我們現在這樣的速率。大約須經過三年或四年之久。纔能行抵一個距離最近的星球。總而言之。我們在二十兆里之間。可以不遇見任何的物件。既然有這般廣大的空間。自然便有這般。你以為萬分驚奇的速率了。這人說到這裏。略為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最遠的行星。要算是海王星了。距離太陽。大約有二兆又八萬萬

里。我們若照着光的速度前進。大約四個小時的工夫。我們便可行過這般老遠的距離。達到海王星的軌道了。我問道。這樣的速率。真是前所未聞。我想行時都得在中途停頓。未必能夠繼續前進罷。這人答道。這有甚麼不能。我這飛機。固然能聽隨我的意思。把速率增加到任何的程度。且可以繼續不停的前進。……稍停一刻。我先增加這飛機的速率。要他比較光的速度。再快一百萬倍。我們便用那速率前進。在今天餘下的時間中。我們可以飛過那最遠的星球。這個星球。你們在地球上。若不用那種最強大的望遠鏡。是一定瞧看不見的。我們飛過那星球後。再繼續前進。飛到這個世界的邊界。因為除掉這個世界以外。我們再須經過好幾個世界。那時候。我不須再增加速率。要比光的速度。快上一兆倍。

我聽了這奇人的一番話。心中驚奇的意念。仗着這一枝筆。簡直形容不出。讀者諸君。都是聰慧的人。必能體會得出。無庸我加以形容了。當時我心中暗想世界之上。當真

會有這般幾於不可數計的速率嗎。也許是這人信口亂說罷。他如果不是亂說。他這飛機。果然有這樣的速率。那末我們若是朝着星球飛去。應該不消多會。已和星球接近許多。瞧上去。星球的光采便該格外明亮。若是從星球的斜刺裏飛過去的。也應該越飛距離越遠。星光也越覺淡薄了。怎麼我瞧那些星球。既不覺更亮。又不覺更闇。飛了這一會工夫。彼此仍好似各在原位一般呢。我正在這獨自默想時。這人又開口道。我有一句話。必得問你一聲。你在和地球永別之前。是否再要回去一趟。瞧瞧地球。我說倘能回去一趟。讓我向地球作最後的告別。那是再好沒有了。這人聽說。點了點頭。這飛機的速率。當即逐漸減慢。片晌工夫。機中的速率表上。已復行指着「一」。這人再把他面前一塊鑲板上的好些關節和別種機振。開始的轉動。隨即擋風板上。顯出一道光亮來。好像是從我們後面反射過來的。這人再道。你瞧。地球上的光亮。已射到了我們這裏。不過還很淡薄。不容易瞧出。他說到這裏。再轉

動幾個關節和羅盤儀。又道。先利用這適當的增強器。把這光亮。增強到適合需要的強度。然後再加以確實的聚光。你便可瞧見你的老家咧。……又道。現在你已能瞧見地球的反影了。這反影我再須增大增強呢。他說時。又轉動那些關節。我忽聽見擋風板上。現出一塊地方。有一隻盤子大小。隨即逐漸放大。逐漸明亮。不多一會。已成爲一隻圓球的模樣。球上有山嶺海洋的痕跡。彷彿是地圖上畫着的一般。又過了一會。這人再運用那聚光的機械。這一塊地方。便又發生了變化。現出一種景況來。很像是一張照片。是坐在飛機中。大約從一百尺的高處拍攝的。我聽見有一列貨車停在軌道上。機車的烟囱上。佈滿着煤烟。附近的場中。有一個農人。瞧他的姿勢。必是正在搬運番薯。必是把半籃的番薯。微微的舉起。送到另一個農人手裏。這個農人。是站在一輛車子的旁邊。他必是接過去。把番薯倒在車中。可是他們倆一動不動。我又見軌道旁邊。有一座水池。正有兩個少年人。分明正在池中游泳。一

個是平睡在水面上。腳卻舉在空中。一個是頭朝下。沒入水中。兩隻腳卻露在水面上。我望着他們。有幾分鐘工夫。他們都一動不動。我不由得問道。這下面的景況。是怎麼一回事呀。各樣東西。怎麼都不動呢。這不很像是你取了一幅圖畫給我瞧嗎。這人答道。瞧上去。果然見一動不動。我有一句話。你必須記着。你此刻瞧見的這番情形。實在還是二十分鐘前的情形。因為我們和那裏。相距很遠。反光射到我們這裏。非二十分鐘不能達到。其實這時候。那游泳的兩個少年。已經穿上了衣服。回家去了。貨車已到了一下一站的軌道上了。那兩個農人。已把番薯都裝了車子。推着車子走了。我接着再瞧。又道。此刻瞧見的貨車農人等等。原正是方纔所瞧見的。但他們似乎仍不行動。這人道。是的。這種種物件。我們不但此刻可以瞧見。祇須我們所在的地方。光能照射得到。我們且可繼續的瞧下去。我們此刻在這地方。從那所在反射的光波。射到我們這裏。大約須二十分鐘。……我們既繼續的保持着這地位。

固然沒有新的光波。能夠達到我們這裏。我們又不會拒絕了原有的光波。所以各樣物件。都似乎呆定着不動呢。我再問道。我們倘若降低下去。光波自然容易射着我們了。那時候。將有何等的發現呢。這人答道。這一層。稍等一會。我再告訴你。待我先實地試驗給你瞧。他說着。便扳轉一根控制桿。我雖不覺得這樣一來。飛機的速率。已經減慢。比較光的速度。已慢了一些。但朝那擋風板上瞧時。只見先前呆立不動的各物。似乎都有了生命。一個個都動作起來。不過動作得很慢。一個少年人的兩條腿。逐漸的淹沒在水中。很迂緩的在水中游泳。烟囱中的烟。慢慢吞吞的往上升。那個搬番薯的農人。費了很長的時間。纔把一籃番薯。交到他伙伴的手裏。我正瞧得起勁。聽見這人說道。這時候。光波正能射到我們這裏。但還不能一經反照。立刻便射上來。待我再把飛車往下降落。包管你所瞧見的景況。必然又有變動了。

我很疑神的瞧着。立刻便瞧見那些物件的動作。已

比較的加快些。但還不及原來的動作那般快。接着這飛機越飛越慢。那些物件的動作。卻越過越快。這當兒。我心中忽然觸動一念。便對這人說。請他撥轉飛行的方向。再回到地球上。瞧瞧地面上的情形。這人道。時間已不十分寬展。原不可作這種無謂的耽延。好在降落下去一回。費時還不很多。便依了你罷。他說了這話。飛機飛行的方向。立即掉轉。在空中打了一個旋轉。便直朝地面飛去。過了片晌工夫。我忽又瞧見一種景况。兩個少年人。爬上了岸。披上了衣服。奔回家去。行動十分迅速。那一系列貨車。在軌道上行駛。快得和飛一般。裝載番薯那輛車子上的馬。也是奔得很快。和在跑馬場上賽跑一般。此外再有許多人。也都是奔來奔去。這一種情形。正有如我們瞧看影戲。那搖片的人搖得太快。以致白幕上的黑影。瞥眼即逝的一般。這人又對我说。我們若儘着這樣朝地面上飛去。從那地方射來的反射光波。照到我們這裏。必越來越快。……你雖瞧得有趣。我可不能再順從你的意思。耽誤時間咧。

他說了這話。便又撥轉飛機。復行升高。我因為受好奇心的激動。便和他商量。請他再利用他的聚光機械。顯出隨處的景况。再把這種反射前來的形影。使得格外清楚。給我瞧看。我嘴裏雖這樣向他要求。心裏卻很害怕他不肯答應。不料他竟一口允許。於是我便得瞧見好些希奇的狀況咧。我當瞧見紐約城時。心中忽的想起世界球隊。正在陽克司和干特之間賽球。忙仔細一瞧。果然瞧見了。但瞧上去。並無多大的興趣。因為我們這飛機飛行的關係。他們的動作。很是遲慢。而且這飛機越飛得快。他們的動作便越慢。我想等到飛行的速率。將近和光的速率相等時。那些球員。必是呆站着不動。及至再超過了光的速度。必然瞧不清楚。再到飛機的速率。每秒鐘。飛行十八萬六千里時。甚麼物件。必都瞧看不出了。

但是在飛機的速率。尚未增到這般快時。因為聚光的關係。我又瞧見了一種特殊的反射景况。便是那些球員的所有的動作。都是不往前進。反向後退。我再瞧見那

兩個少年人向那水池倒退。退到了池中。再往後面游泳。接着我又瞧見有一輛汽車。倒退至一個十字路口。這十字路口。正是我的汽車肇禍的所在。車中走出兩個人來。從我那破車中。拖出我的屍體。放在地上。他們隨即又跨上了車。仍是倒退而去。我敢發誓證明。他們待遇我的屍體。很是粗暴。旁邊再有許多人。站着瞧看。那輛汽車倒退去後。他們這班人。也一個個的倒退着走了。單把我的屍身。仍留在那裏。一轉眼間。我又瞧見有一輛汽車。倒行而來。剛正行到那條道路中。我的屍體。忽的從地上躍起。躍入我那輛破車中。破車隨即行動起來。也是倒退。推着那輛汽車。順着那條道路駛去了。

這當兒。我這位怪奇的伙伴。已增加飛機的速率。比較光的速度。大約再快若干倍。我瞧見的各樣東西。都是往後倒退。祇因退得太快了。我簡直來不及瞧看。我雖和這人商量。他雖答應減慢。有時候。甚致把飛機停住。讓我瞧看那些已經過去的事。但我總覺得不能如意。我無可

奈何。便把我心中要瞧的過去的時間。告訴給他。他當即先增加速率。比較光的速度。大約要快一千或一百萬倍。這樣在空中飛行了幾兆里路。後來飛到適宜的地點。從那地方反射過來的光波。已能射到我們這裏。他便立刻把飛機停住。這樣我們便可瞧見一個月前。一年前。或若干年前的。在自然狀況中的事情咧。這樣我並瞧見若干年前的我。去到學堂中讀書。又和好些小孩子們遊玩。再在我父親的田地上工作。我瞧了一面。對這人說道。請你回到一八七一年六月三日的狀況。我要瞧瞧我母親的結婚禮。這人道。很好。待我再飛行幾兆里。他說了這話。過不多會。飛機便又停住。我忽見許多人手裏。都拿着花圈。花籃之屬。從一道門戶。走進屋去。這自然是些賓客。前來祝賀我母親結婚的了。接着飛機再飛。等到再停住時。我又瞧見我的父母。正和他們的兒女。逗着頑笑呢。

後來我又想瞧瞧我的祖父母。便把這意思。對這人說了。過了不多一會。我果然已瞧見了他們兩位老人家

了。我又想聽聽國中南北大戰的戰況。拿破崙在滑缺盧戰敗的情形。以及華盛頓、畢格列姆和哥崙庇爾的種種事蹟。祇須對這人說明一聲。隨即便可親眼瞧見了。接着我再瞧見歐洲各國的皇帝和女皇。或是自幼長大成人。的情況。或是承襲他們父親或伯父的皇位時的熱鬧。總而言之。凡是人生萬萬不能聽見的事蹟。卻都能一一的聽個明白。

我正在聽得萬分高興的當兒。擋風板忽然破碎。板上顯示的形影。立刻消失掉了。我忽又覺得有一隻手。握住我的手腕。我似乎竭力擺脫。卻竟擺脫不開。並聽見一個聲音說道。醫生先生聽着。他們把他抬到這裏來時。便是這副模樣。他的兩手。不住的擺動。我竟不能細按他的脈息。還是請你來。聽聽他心的跳盪。斷定他受傷的輕重罷。

(完)

捧 腹 談
憶 秋

白頭髮

母親——憂愁地——「拍呢呀，你每淘氣一次，我的頭

髮就要白了一根！」

拍呢——「母親不是比我還淘氣嗎！你看看祖父的

頭罷！」

禮

券

分

五角 二角

一元 二元 五元

五種

彩色精印
饋贈最宜

本館發行五彩泥金精印禮券
歷有年所信用卓著凡本館圖
書儀器文具筆墨綫紙均可憑
券兌取式樣精雅裝璜富麗喜
慶送禮親友饋贈最為相宜學
校用以給獎亦必備受歡迎

商務印書館
謹啟



動搖

卓 呆

互相包在一起的心。好像其間有一條眼睛看不見的愛的鏈條牽連着。伯母與雪珠對於我。不能將這些事情的內容向我說一個明白。我也很懂得伊等的心思。這麼忽然有異心的舉動。雖似乎與伯母平日的性質很不相符。我以為這背後必定有一種不能叫人懷恨的真心潛着啊。我心中暗想。無論什麼事。我不可不爲着愛。拏來默許。不過那運命之神。將我與雪珠間心裏將萌未萌的芽。任意殘虐。把三個人的心地這麼蹂躪。不是未免太惡作劇了麼。我的心。宛如凝然沈在那秋風中飄來飄去的一個小小肥皂泡內。真是一種苟且的狀態啊。我只得凝視着我那無可奈何的心。兀是暗道。這無非是運命。那也無非命運。都是運命罷了。

我又暗道。我變成了一個運命論者麼。我看了我那冷沈得極透的自己之心。不免吃驚。又不得不微微的苦笑着。細細想來。我到了雪珠家裏。已有一年餘了。一向伯母與雪珠。竟不當我外人看待。將我那早被人情餓透的心。再由伊等又引入溫暖的親愛世界去了。我那時節的生活。真是一種悲慘的生活。其實稱他生活。已經太自負咧。無親愛無希望的境遇。那裏是生活。單單是生存罷了。此刻回想當時。又何等覺得可怕啊。

父親的死。把我們的一家連根動了。二三年來與我不和的哥哥。此次更將我二人導入最後之叛離咧。梅雨打着的屋下。我在那裏哭。兄嫂在旁邊罵。哥哥到底自己不是的地方很多。後來也沒有話可以回答我那銳利的詰問

了。嫂孀也躲在廚下。避着不肯出來見人。只留着我那含淚的罵聲與妹妹要止住我的哭泣聲。還攪亂着洋燈的薄燭之光。不斷的送入耳中來。這一夜。我被憤慨所驅。就在這梅雨之中。不帶一物。往車站上去了。

到了此地。起初的二年間。真是獸也似的生活。我常被那對於骨肉的極變憎惡。與那燃燒似的復讐心。只是悶着。後來生活上略爲舒服了些。偶然有一個機會。便租借了這伯母家裏的樓上一間屋子住了。伯母開一小雜貨店。與雪珠二人很節省的生活着。我與說得投機的人。本來一來就會親熱的。因此我就天天叫着「伯母」「雪妹」的度日了。

我至今心裏還很感謝伯母與雪珠。我靠着伯母。不知養得多少人類的情感咧。我靠着雪珠。又不知得到多少男子的自尊心。伊竟在我這可憐的東西上。垂着溫和的庇護之翼咧。我的一方面。我自己說來却是很可笑。我給伯母和雪珠的。也不能說實在沒有。并且我與雪珠之間的

確有了某程度以上的心之理解了。若是有了一個什麼發端。早早的二人的心一定到了應到的地方了。我倘使不是這麼膽小的聽其自然。自己積極的要去展開自己的運命。那我必定可以得到滿足的結果咧。

雪珠在我耳畔輕輕說道。「我已經算定。要往九阿姨那邊去了。」這是昨天旁晚的事。雪珠的眼睛。與平日一般魚鱗似的其光閃閃。我一聽。暗想到底如此麼。我是早早覺得的了。雪珠又說。我很對不起哥哥……我就搶過雪珠的話。很粗暴的說道。有什麼對不起……這麼一來。至少你也可以幫助幫助母親。雪珠道。不然。我是打算幫助哥哥的。雪珠的眼睛一動也不動。我此時好像有一樣什麼逼迫我的東西。將我的心攔着。一時說不出話來。我把雪珠的語意種種解釋時。我的雙眸。頓時發熱咧。伯母要把雪珠送入娼門中去。掣伊的姿色去換錢。我很悲痛。我又想到那真如小孩子一般的雪珠。放到誘惑圍在四面的境地中。總覺得叫我很難受。伯母的真心。我不明白。我

差不多要恨伯母了。

今天朝晨。仰望着天空陰雲密布。便覺頭腦有些眩暈。我就說身體不舒服。今天休息一天罷。我說了這一句。朝飯後。便回到樓上去輪了。歇了約摸一點鐘。雪珠趕到樓上來。坐在我的床沿上。伊說道。「那麼我去了。」其時我的面孔。一半埋在的被中。兩隻眼睛睜開着。宛如看什麼不可看的東西似的對雪珠臉上一看。沒精打采的答一聲道「好。」

雪珠的眼睛。依然冷冷有光。蒼白的臉上。筋肉很硬板。一

點也沒有什麼表情。我的心中。描出一個廣大的池面來。池面上浮着許多水草。被微風吹動。忽接忽離。對於運命連指尖也不能稍動的可憐人。也不過如池水上浮着的水草一般。我口中輕輕念道。這個那個。無非水面生一個小小動搖罷了。

卓呆按。這小說中的「我」是小說中的主人翁。不是作者。

寄懷兩人

徐哲身

江上青山出劍州。烟波凝碧使人愁。故園春望空相憶。不見桃花日暮流。

夜泊聞笛

綠淨澄波似若耶。扁舟泊處月初斜。東風一夜聞吹笛。落盡春江兩岸花。

說部叢書

偵探小說

指中祕錄	路史	四獄	隅屋	碧玉	地獄	女師飲劍記	鐵錘手	奪嫡奇冤	蜘蛛毒	秘密軍港	蛇首黨	貝克偵探談	貝克偵探談	藕孔避兵錄	橘英男	三人影	劇場奇案	神樞鬼藏錄	二備案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六角五分	五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歌洛克奇案	毒藥	羅利離	雙指	拿破崙忠臣傳	白巾	壁上血	賊博士	明眼人	指環	童子偵探隊	秘宮閣	秘室	簾外	寒桃	車中	假跛	寶石	圓室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海衛偵探案	降妖	華生包探案	血痕	名優遇盜記	金絲	黃金血	香囊	焦頭爛額	怪手	案中	贗爵	一萬九千磅	多那文包探案	風島女傑	桑伯勒包探案	北賊情絲記	鬼窟藏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菲德龍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第二十四章 灰布包

(一)

芳瑟死時。在午後四鐘左右。消息初傳。四鄰婦女磨集。詣室探望。入弔死者。並唁麗妮。來者但知伊人爲死者唯一好友。莫或稔伊隱事。麗妮此時。視線膛直。眼乾無淚。四肢微微顫抖。鄰婦嘖嘖讚伊能臨變鎮靜。節哀主持死友身後事。不若其他婦女之惶惶失



措。但知哭泣也。鄰婦之羣去後。有一黑衣人來。請於麗妮。願任死者棺殮之事。麗妮初謝以己與死者非親。未便主持。宜待屍親。繼以停屍不殮。有犯市政禁條。因許其人雇賃窀丁從事。無何。黑衣人導警署官人及城市專任檢驗死者醫生一人進室。檢鞫已畢。給予麗妮以准殮執照。並詔以執行消毒防疫手續。謂芳瑟之死。死於有傳染性之寒熱病云。已而復有鄰婦前來。獻鮮花致祭。並爲死者淨身衣着。麗妮趁此退入鄰室。室中堆積死者生前換下衣衫遺物。繽紛滿地。麗妮此時若忘疲勞。檢點衣衫什物。分細多包。狀極審慎。用心至專。甚至隔室殮屍入棺。羣衆退出。而包細猶未已。有間。天黑麗妮明燈獨坐。頗覺悽惶。默念孤燈隻影。何以度此長夜。靜伴新死之屍。與鬼爲鄰。已非綺年婦女所能堪。而况單身獨對手所致死之人。芳瑟死於臥室之內。迴憶伊人氣絕時慘楚之情。殊無膽在彼逗遛片晌。昔之客室。近爲麗妮起居之所者。今又用作暫時停靈所。板蓋在旁。柩敞未闔。觸目心寒。亦不敢駐足其

間。萬分無奈。遁入廚室。將苦守以度漫漫長夜。忽聞臨梯廊之門。有物扒搔之聲。麗妮微震。勉壯膽。啓扉覘視。門扉比啟。見一少年。不覺驚喜失聲。立挽之入。曰。濮獍。我俟汝終日。頃始來耶。汝當已聽說……濮獍曰。然。我已道聽得悉。事集矣乎。麗妮婉應曰。集矣。語時四目交注。不覺顏稿。濮獍噫氣曰。此間豈無酒。我盆息奔來。甚矣渴。麗妮自壁廚取出燒酒半瓶。斟一大盞授濮獍。掉轉酒樽入唇。飽吸一口。怡然曰。飲此。膽陡壯。濮獍飲盡一盞。攫樽狂飲。飲已。顧麗妮曰。當務之急。宜速設法銷燬衣衫單褥。勿爲官人嗅檢及。麗妮曰。然。我亦曾慮及此節。已用線毯另自細作一包。濮獍曰。包細何益。宜謀所以銷燬之。遂共麗妮往取包裹。塞入灶爐。擬藉火焚燬。無如二人心情過急。塞衣滿爐。火爲迫壓。氣窒不通。衣帛弗燃。而瀾漫發煙霧。甚臭惡。麗妮恚曰。臭氣傳入人鼻。奔來詢詰。將何以對。濮獍疾起。攫爐中物出。擲之地面。一一踏熄火星。搶廚隅灰布一方。細作一大包。麗妮曰。汝將何以處之。濮獍曰。火之未能。我

將負以出。委棄僻陬。或以填荒街溝渠。再不然。則自倫敦橋畔投之泰晤士河中流。麗妮曰。佳。但汝何時事此。濮獭曰。以速爲貴。類斯危險物。不應久留。敗我大事。麗妮深贊其能事。而以心有所怯。詰濮獭曰。汝去能卽速歸否。濮獭曰。是何能定。早則十許分鐘。遲則或須明早始能來。語時目冉冉動。斜眄麗妮。隱窺得伊人膽怯不敢單身與死人暨棺柩爲伴。度此長夜。故作是言以激惱之。麗妮亦覺濮獭故事促狹以事擲。苟在平日。必立起撲其人。扼吭縱殺之以解恨。無如此際爲環境所迫。不得不效尋常婦女之低心下氣。因柔顏微語曰。濮獭。汝去去宜速還。我方有憂戚之事。而空房獨守亦甚矣。心怯。汝明知而不來伴我。遣我孤子。惶惶永夜。非好漢子也。濮獭笑曰。汝方有憂戚之事。呵。麗妮。勿面我作假惺惺語。至於「心怯」之說。我亦有以知其然。但事至易解。馬丹而欲有伴侶者。必能如馬丹意。然有義務。不能無相當權利。……麗妮省識其語意。知此番非可再以空言搪塞。故不俟其言之竟而應之。

曰諾。濮獭。汝去去速歸。自有酬報。濮獭詭囁曰。此番酬必以現。……語不盡吐而止。麗妮不應。步近濮獭。努唇向之以示信。雙吻密接。久久不釋。

(二)

褚佛曾語密石。謂倫敦遍地皆警察。言怒弗誕。尤其以深宵荒街中爲多。若輩最注意於半夜躑躅街頭之人。平時漫不措意。行人亦不覺警察之多。但一經發生有形迹可疑之人。或事。則玻璃絲門敲出。灑望皆是。是夕。濮獭悄步下樓。中懷怡蕩。念麗妮所許諸事。溫淳如醉旨酒。默計年來顛倒伊人。久欲一親蕪澤。萬不料今宵之得銷魂真個也。思及此。樂不可支。既出荒宅。循屋後狹街。悄步外出。臨一街。略廣闊。駐步。疑眸。周顧。見街寓無人。始負灰布包裹徐徐而前。目光四射。竟可以委棄之所。行不及百邁當遙。陡聞警笛三響。聲銳刺耳。濮獭聆聲知警。潛念此聲得毋因我而發。思猶未已。已見一戎服警長挺立其前。四周續續來玻璃絲。三五若爲聲援。警長作勢止濮獭曰。汝

何往。漢獍曰：歸吾居廬。曰：汝何居。漢獍告以白寺街寓屋。語畢欲去。警人又止之曰：包內何所有。曰：齷齪舊衣。警人曰：衣衫何來。曰：來自一女友。伊人新死。生前住此附近。漢獍於警人所詰詢。有問即答。略不猶疑。應對亦落落大方。毫無張皇容止。矧倫敦街面。夜半負齷齪衣衫過市者。事屬常有。初不犯任何禁條。警人無可留難。因揮手遣之。曰：汝可去。漢獍舉步。比出警人之圍。忽值一便衣行人。不覺驚變。失手落灰布包在地。識其人。褚佛也。褚佛雙眸如電。逼射漢獍。挺身遮其去路。漢獍雖知身在倫敦。不在法蘭西。偵探勢力範圍。畢竟做賊心虛。生平作惡犯罪已多。不覺氣餒惶怯。褚佛疾前語警人曰：麥歇警察。請拘是人。其人賊也。曾盜竊而殺人。毋輕縱之去。警人曰：汝何人。我不汝識也。汝何權干預此間事。而嗾我拘捕人。褚佛曰：汝不我識。當識施霜。此人名漢獍。謀殺佛輪徐偵探之正兇也。褚佛言容至莊肅。聲吻堅決。迥異信口開河之輩。警人猶自躊躇。漢獍見狀。知不走。絕無倖理。無暇更顧灰布包。拔足便逃。不虞一逃適足以堅警人於信。便有警察三人。搶步追得之。力曳之還。緊捉漢獍雙臂。絲毫動彈不得。警

長噓氣曰：此人而謀免脫。決非無故。唯所犯何罪。我未之知。以何為逮捕。麥歇所言。亦空口無證。左。褚佛曰：空口無證。恐未必然。且言且停。睥視漢獍。委棄在地之灰布包。已而又曰：麥歇警察。權勢是人。還候審所。拘留。約二小時。我自提證。左來證質其罪。警人猶疑不遽決。漢獍頓足誓天。自陳清白。褚佛蹴蹴然。厲警人縱漢獍。幸警人不為漢獍之言所動。顧褚佛曰：麥歇。我權從尊意。拘此人去。以其人形迹大可疑。唯是我。不識麥歇。麥歇囑我拘留其人二小時。自言歸取證。左。所謂證。左。果確而有據耶。為今之計。我一面拘此人。一面派一玻璃絲。縵從麥歇。麥歇苟空言而愚弄警人者。將莫逃反坐之罪。褚佛聆言。頗替亂。非愚弄警察。反坐是憂。實有未便令警察。追隨之處。然又何以拒其人。不令警察為無意識之監視耶。思之。忽若有神助。陡省此身固一警察也。奈何蠢蠢忘其事。立探手出警察證。示焉。警長若釋重負。愴然曰：原來汝亦我輩中人。胡不早告。然則汝速去取證。左來。我依汝言。將此人赴候審所。拘留候爾來。再定羈押之與否。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金奇中嘗詢珂以運用權術之法。乃假設事實以喻之。有如下。食物宜咀嚼。果如囫圇吞棗者。留腹中。必致河魚之疾。然以此語人。孰信之。必曰食物在口。齧以齒。味出。可以舌辨之。蓋舌爲司味之器官。爲筋纖維所成。外有黏膜神經。血管布滿其中。感覺最敏銳處也。愈咀嚼。愈有味。勿遽入腹。腹滿而脹。能再食耶。物既在腹。口不知味。蓋胃爲受食之腑。不能辨味也。凡此云云。易動人聽矣。奇中又曰。猶有可得聞者歟。珂曰。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懼爲鬼而如若赦之。餒耳。規人宿娼。不必言蠱毒之傳染妻妾也。於治游之尙無子者。語以遺種於外。己身絕嗣。他日將不血食也。利其迷信而箴之。則憮然心神肅而倦游思返矣。國人之心醉仕宦者。諂事官吏。無所不至。吾始以爲惟吾

國人爲然耳。兒子新六嘗游歐美。謂英人亦若是。法美皆民主國之民也。亦莫不若是。因思勢利二字。盈天下皆是矣。人之在世。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民人也。以廣義言之。民爲人之通稱。詩。厥初生民。以狹義言之。屬於國家之人爲民。如言國民是也。書。民惟邦本。亦曰人民。『孟子』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今國家學亦以爲立國之原質。對於國家。則曰人民。然古時亦或以民與人分別言之。而以人屬於在位者。詩。宜民宜人。人謂臣。民謂衆庶也。明『胡燏棻遺錄』。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愚。蒙昧也。無知識也。『漢書』古今人表第九等下下。曰愚

人言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也。如飛廉惡來之類。可與爲惡。則非蒙昧而無知識也。有才之小人也。吾所見之愚人。惟渾渾噩噩。等於禽獸而已。『論語』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明教英嘗申言之。其所撰『東谷贅言』有曰。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珂按不囿風氣不染習俗之上智。卽今人所謂能造時勢之英雄也。）

清世宗以明察稱。就內閣飯銀一事徵之。可見也。葉鳳毛『內閣小志』世宗憫內閣清貧。不能具餐食。命督撫布政歲助銀百兩。中堂日三錢。遞降至舍人。日六分。

弟婦。姊婦之稱。今混弟婦。兄稱弟之妻也。兄妻之稱弟妻爲姊婦。長婦謂稚婦爲姊婦。姊婦謂長婦爲姒婦。見『爾雅』。

蔬食之風。今漸盛。清嘉道間亦然。洪亮吉『卷施閣詩鈔』近時士大夫蔬食者十有六七。

山茶之千葉深紅。花大心繁者。花簇如珠。曰寶珠山茶。自

吳梅村有詠蘇州拙政園寶珠山茶詩。而其名大著。趙甌北家中亦有之。知之者鮮矣。今蜀中頗多。

清不立儲。皇子生後稱阿哥。序長幼之次。則爲大阿哥。二阿哥。曾見之上諭。而京官中乃有以阿哥互稱者。內閣侍讀以下。交相呼阿哥。見葉鳳毛『內閣小志』。

元賦三十稅一。故士人得樂志以成其高尚。明李日華慨明季之橫征暴斂。民生日蹙。乃爲此言。言元譽明者知之否。

唐以前冠服。不以白爲嫌。南朝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籬。唐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蛤白帽。亦通爲慶弔之服。

西藏所用金貨曰品。每品合內地生銀五十兩。爲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季春自藏來滬者所言。是與內地行使之元寶相等也。

飯後散步。可助消化。國人亦知之。『嫗嬾記』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動搖其身以消食也。



殘廢的軍官

——莫巴桑著——

季 達 譯

我在一八八二年的時候，碰着一種奇遇。

我來到火車上一個拐角處躺着，關上了門，我希望祇我一個人在這一個地方快樂，忽然間門自己開了，我聽着一個聲音：

——留神，先生，我們正在叉路的地方，梯子很高的。又別的一個聲音回答說：

——我不怕，魯穰，我正在用手扶着來。

以後現露一個戴圓帽子的頭出來，並且兩個手交

又放在皮帶上面，扶着門兩旁掛着的布上，慢慢的揚起他的重身子，他的腳放在梯子上，作一種木杖打到土上的聲音。

當他曲着腰進入車上小方屋的時候，在他腳跟上包着的軟布裏面，一端現出了畫成黑色的一條木腿，另外還帶着一對拐杖。

一個旅客人的頭伸進來，問道：

——你不用什麼，先生？

——是的，我的僕人。

——你瞧，你的行李同你的手杖都齊全啦。

一個帶有退伍的兵的神色僕人，輪流着上來了，膀子上掛着許多東西，用黑黃紙包着，細繩子捆得緊緊的，一件一件的放下，擺在他主人面前。過後他說：

——你瞧，先生，東西都在這裏。有五樣子。糖果，洋娃娃，鼓，鎗，同油肝麵包。

——就是了，我的僕人。

——途間幸福，先生。

——謝謝，魯穰，身體自重！

這個人就出去了，回頭帶上門，我就注視我的隣人。他不過三十五歲，但是頭髮差不多都白了；他是很好修飾的。長着大鬍子，很胖大的，像他那氣都難喘的肥胖，就是一個完全人，比較重殘廢更難行動些。

他擦一擦額，噓一口氣，並且正面向我看着：

——你有煙癮嗎，先生？

——沒有，先生。

這個眼睛，這個聲音，這個面孔，我曾看見過的。但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一定啦，這個人我一個地方遇過他，會同他談過話，會同他握過手。已經有些時了，很有些時了，祇模模糊糊的想不起來，好像逃走的幽靈捉不住的。

他也記不得，現在，他用很強韌同固定不動的目光注視我，他可以想起一點，但也不能完全。

我的兩支眼睛不願固定的注視，隨就轉回來了；以後，在幾秒鐘之間，偷偷的從新又射上去，並且用他記憶力的強韌的工作，於是彼此目光不期而遇的會着了，並且我說：

——天呀，先生，一點鐘以前我們就偷偷的觀查，你想起來我們曾在什麼地方會過面沒有？

這個鄰人用溫和的話回問說：

——你說的不錯，先生。

我自道姓名：

——我叫亨利達克列，曾作過官的。

他遲疑幾秒鐘；以後瞪着很大的眼睛，用很高的聲音，鼓着大的精神：

——呀！對了，往日在戰爭以前，我曾在薄丸色家裏會過你，現在已經十二年了！

——是的，先生，呀……呀！……你是銳娃力而中尉
是？

——是的，我就是銳娃力而軍官，就在那一日我的腳就失去了……兩隻腳在一個砲彈飛過去的時候，一下都打去了。

我們彼此從新互相見禮，現在就算熟識了。

我完全的記得曾見過這個年輕的孩子，這個孩子穿着下裳，帶着尖利同嬌愛的怒容，人家送他一個渾名，我好像記得是叫「水龍」。但最後想起一個印象，明明白白的顯出來，還憶起了幾件記不清楚的事情，我曾知

道一個歷史，但是忘掉了，在這些歷史裏，人家發展他親切同簡短的注意，祇浪在精神方面差不多有一個看不見的記號。

總是有愛情在那裏面的。我更找出愛情的特別感覺印在我的記憶力很深的，但是一點却不再有了，感覺可以比作像一個被獵物走在土地上，爲之狗的鼻子發散出一股香味一樣。

黑影子漸漸的稀薄了，一個少女的容貌現在我的眼前。繼而她的名子好像爆竹響聲似的，影響到我的腦筋裏芒達小姐。現在我全想起來了。在事實上，就是一個愛情的歷史，但是很平常的。這個少女愛這個青年的時候，我正遇着，並且人家說他們快成婚了。他自己現出很愛戀的，很幸福的樣子。

我舉眼看我的鄰人的僕人帶來的所有繩子捆的行李，隨着火車搖動，好像僕人的聲音送在我耳朵裏，剛剛說了似的。

他說：

——你瞧，先生，東西都在這裏。有五樣子：糖果，洋娃娃，鼓，鎗，同油肝麵包。

於是，在幾秒鐘光景，一個小說組織成了，回繞在我的腦筋裏。此外好像還有許多小說我曾讀過似的，有時是年輕的男子娶妻子，有時是年輕的女子嫁丈夫，當他們身體方面，或經濟方面受過折磨以後。所以這個殘廢的軍官當大戰以後，能再遇着這個年輕女子願意委身與他。

我猜度的一定不錯，但也很簡單，好像人家猜度所有很簡單的實在事情，同書上，戲劇上的結局一樣。在不事苛求的一班人之中，闊綽的性情，當他讀的時候，聽的時候，他總是極端的快樂。但是明天有一個潦倒的朋友來向他借錢，他就發很大的脾氣。

以後還有一個推論，代表先一個的，雖不甚好聽，但也很的確的。或者他結婚的時候，是當戰爭以前，當砲彈

打斷他的腿這種可怕的以前，並且他的妻子一定要盡心照應他，看守着，使他不至斷脚而回，殘廢以至不能行動。

這究竟是他的幸福，是他的痛苦呢？凡是一種奢望，在起初總是很輕視的，漸漸的就變重大了，不可抵抗了，使我記得他的歷史，至少也記得他的重要之點，這個重要之點，祇是我猜着的，却是他不能告訴我同不願意告訴我的。

我同他說的全是想像的話。我們換了幾句平常話談談；我就舉眼向那繩子捆的行李張看，我想：「他一定有三個小孩子：糖果是爲他妻子的，洋娃娃是爲他小女孩子的，鼓同鎗是爲他兒子的，油肝麵包是爲他自己的。

忽然間我問他說：

——你作了人家父親嗎，先生？

他回答說：

——沒有，先生。

我忽然覺着錯了，我身體好像老大的大舒服，並且
我再說：

——我請你寬恕我。我曾想起來是聽你僕人說這
些玩話。雖他斷定是這樣，他自己也不能明了。

他笑笑，後來唧唧咕咕的說：

——不是，我並沒有結過婚。我把婚姻問題不過放
在緒言上罷了。

我立刻變作憶起來了的神氣：

——呀……對了，當我認識你以後，你就結過婚了。

我好像記得你是同芒達小姐兩個結的婚。

——是的，先生，你的記憶力是很強的。

我非常的膽大，再加幾句說：

——是的，我還好像記得曾聽說過芒達小姐已經

嫁過……先生……先生。

他安安靜靜的說出了這個名子：

——佛羅銳先生。

——對了，就是這樣了！對了……我還記得已經聽
人說過你的傷殘。

我正面向他看看；他臉紅了。

他的臉充滿了血液，已變成了紫紅色，還漸漸的越
變起深。

他帶着激烈的樣子，極急回答，辯明他以前不承認
的緣故，在他精神上同心上不承認的緣故，但是他還要
得着他先前說話的意思的勝利。

——先生，在我跟前說出佛羅銳夫人的名字來就
錯了。哀哉！當我在戰爭後回來，腳就沒有了，我於是從來
就不承認她是我的妻子了。這是不是可以的？先生，當人
家結婚的時候，不是為之闖氣好看的為之一生，無論那
一天，無論那一時，無論那一秒鐘，在丈夫旁邊的；假使這
個丈夫不完全像我這個樣子的，她要自己後悔當時結
婚的錯誤，以至這種痛苦忍受到她臨死！哦！我明白了，當
他們有一定的限制，我很贊成所有的犧牲，所有的忠實，

但我不贊成一個女人棄絕她一生的希望的幸福，所有的快樂，歡愉，爲之安慰旁觀者的贊賞。當我每走一步的時候，就聽着我的拐杖打到地板上作磨礮響，我捉住拐杖，還生許多閒氣。你相信他可以娶一個妻子，能以勉強他自己不能支持的嗎？再者，你能妄信我的腳好看嗎？

他歇住了。我同他說什麼呢？我覺得他說的很不錯。我對於女子一方面，可以找得出來錯處去責備她，輕蔑她嗎？不能。但是怎麼樣呢？結果總要依照規矩，方法，相彷彿的，不然，不合我正當的口味。這些有價值的殘廢，可以稱爲高尚的犧牲，這個高尚的犧牲，我是很缺乏的，並且我已經證明對於這種犧牲已失望了。

我忽然同他說：

——佛羅銳夫人有小孩子嗎？

——是的，有一個女孩子同兩個男孩子。我帶這些玩意就是爲之他們的。她的丈夫同她待我都很好。

火車上聖惹曼山坡穿過了山洞，入了站臺就停住了。

我就伸過了膀子扶這個殘廢的軍官下車，當我兩隻手互相握着的時候，門就開了：

——再見！我的親愛的銳娃力而。

——呀！再見，佛羅銳。

這個人後面跟着一個很漂亮的夫人，還很美的，用帶着手套的指頭擽着嘴，帶笑說一聲「再見！」在她旁邊一個小女孩子快活跳着向前走，兩個小男孩子拿戀愛的眼光注視這個鼓同鎗，在他們父親手裏由火車上拿下去。

當這個殘廢軍官上了月臺的時候，這些小孩子都來同他接吻。他到路上以後，這個小女孩子將一個拐杖漆的那一頭抓在小手裏，靠着他身旁走，扶着他的手腕。

——完——



癩子

嵇鶴



記者曰。余於事之遠於情理。言之近於離奇者。向皆緘默而弗道。然或言之者鑿鑿。且言之之人。素行恂恂。確有可言之價值。則亦似可偶一及之。况技擊一術。古稱少林爲外家。張三丰爲內家。習其藝者。野史不乏記載。而說者謂岳忠武趙子龍輩。恆以一夫當千萬人者。斷非其武力足以敵禦。實恃其技藝足以震懾。此言似亦近理。曾在友人家。親見習岳家十二形者。列數人於數武之外。演藝者運氣作勢。對立者戰慄失措。若被戳擊。雖強制之亦不能免。又有友人舒鑑泉。世傳太極拳術。(卽三丰宗派)有王鳳緒者。在恆邸護院。習少林不成。然其膂力頗充。而與舒有隱嫌。一日舒赴邸與他人比武。王往參焉。意將藉以消積

忿也。覷舒不備。操拳猛擊。舒不迎亦不架。唯縮矮其軀。入王掖下。僅以兩手拇食二指。托王用力之肘。曰去休。王即仆於數步之外。不能自起。此皆親目確視。夫非嫡傳者。尙且有此。則秘受薪傳者。必有大過人者在矣。

余遊幕吉林時。有中軍副將奚朗山。吉林烏拉人。年逾耳順。老成持重。乃于役金陵。得保頭品花翎。雙勇號。(卽恩特赫恩巴圖魯。若捷勇巴圖魯。毅勇巴圖魯。則爲單勇號矣。)儘先總兵。記名提督。經前任吉林長鶴亭將軍順。(是時爲延松巖將軍茂)調劑勳勞。借補是缺。與余往還數年。絕無詭語。據云金陵之役。余雖保有榮銜。而實無官職。家居無聊。仰屋浩嘆。忽聞友人依堯山(名依克唐阿。任

盛京者三次。此其首次。簡任盛京將軍。因往依焉。適遇中軍缺出。遂以余借補。翌年春。居民報盜案者。踵相接。閱其失單。悉黃金器飾。白銀狼藉弗取也。漸至連宵有案。將軍大怒。嚴比捕役。飭急弋獲。役亦實力探索。閱數日。得有確息。蓋小西門外。瀋城爲井字街。四門均分大小。有妓女名小紅。實爲其巢穴。衆持械至。內已知之。大言曰。諸昆弟借來乎。請毋庸費事。此遊戲訟案。吾優嘗之。容予著袴。卽出投首。實則暗中摸索。得木杖一。鹽水一。猛一開門。卽以水橫潑。衆目眩。彼已棄鹽器。以杖環擊衆股。悉披靡。一躍出重圍。衆分投急追。已不知去向。乃偕返。逮小紅以歸。僉曰。彼驚逸矣。今夜斷不敢復竊。而其實未逸。更未嘗不竊也。蓋已赴將軍府。入其寢。見夫人袴窩櫪上。乃持袴與帶。徑詣複室。啟其匱。取元寶二枚。以帶繫袴脚。各裝一枚。更拋其餘銀。狼藉滿地。祇攜袴出。騎置大堂脊上。逍遙自去。翌晨夫人失袴。將軍以爲辱。謹秘之。檢匱中銀。只失二枚。亦不敢聲張。少頃隸役稟稱。大堂房脊上。綠綢袴一

條。不知內貯何物。將軍曰。可取下視之。須臾復稟。褲內貯銀二錠。將軍曰。此必賊人所遺。我不宜受。乃汝輩之福。汝輩俵分可耳。隸叩謝歡呼。旋捕役以小紅交案。並述昨宵情景。將軍盛怒勃發。殆不可遏。命備具三木。將嚴刑敲比。諸役環跪階下。崩角有聲。曰。將軍明鑒。此賊技藝。迥非泛常。卽將我輩盡置死地。亦無濟於事。將軍斥曰。依汝輩所言。無乃此案卽作罷論乎。曰否。有山東王者。深識綠林派別。前在本署充捕頭。破巨案甚夥。今因年老。前將軍准予長假。若呼來問之。或能識其蹤迹。我輩非不盡力。其如蚘蟬撼樹何。問王名伊何。曰。小人向作此呼。詢書吏當知之。將軍如言。始知其本名德勝。充役時。單名王德。乃罷刑。立呼王至。除盜袴不言外。餘案悉以相告。王曰。必其來自河南。今殆歸矣。問何以知之。曰。此少林宗派也。將軍曰。吾愈欲一見其人。汝今雖罷役。必爲我勉一行。王曰。將軍嚴命。所不敢違。且幸小人雖邁。自覺肢軀精力。耳目口齒。尚尙頑健。又叨將軍福庇。當不辱命。唯勝敗利鈍。難可逆料。儻

或事機不順。語言不投。小人不獲生還。寒舍細小。乞將軍垂憐也。將軍曰。汝但肯行。除應備資斧。吾如數給與外。且給汝憑摺。由起程日始。家中每月來領。朱提一流。(朱提音殊時。縣名。前漢食貨志。朱提縣。出善銀。重八兩。爲一流。)汝既稔綠林行爲。必無隕越。設汝終不返。而吾縱去任。亦必爲汝立案。囑後任照辦。若汝回奉。卽將摺繳還。吾另有賞資。汝務宜急速。毋當以多人輔汝行。王曰。小人無庸。毋當。明早卽行。至多人則更無用。緣該派最重信義。若以道義動之。或能束手就縛。若以武力制之。恐非唯不勝。反以誤事。多人實無裨也。將軍曰。汝一人往乎。曰然。曰。汝多勞苦。歸來賞汝耳。曰。賞賜非小人所望。只求速彼來時。勿令小人捕二次足矣。將軍曰。是何言與。胡云捕二次者。曰。設將軍一時興致。赦而縱之。繼復改悔。仍責令小人往捕。則小人直送死耳。將軍曰。但能逮至。或殺。或收錄。決無縱令既去。而責汝再捕之理。果爾。尙成何公事乎。曰。小人叩頭。只求將軍記取斯言也。於是領川資。給憑摺。

整行李。詰朝卽發。露宿風餐。旋至其地。假寓近寺。日事窺伺。蹣跚踉蹌。歷十數日。迄無可乘之機緣。忽一日傍午。有叟自寺中出。偉軀幹。鬚髮精神矍鑠。舉止泰然。王急尾其後。叟入於茶肆。王喜隨之。近叟坐。詰與語。叟詢姓氏。王告之。問籍貫。王又告之。問何往。曰。不知何往之善。欲乞翁指迷途。叟曰。嘻。尙未能悉君何事。又何途之可指。王曰。吾充將軍署捕役。叟亟曰。檢快老總也。王離座遜謝。曰。敢請翁貴姓。曰。亦姓王。曰。翁寺中當家乎。(寺例。主事者羣呼當家的。毋論僧道俗三教。非品端術粹。全體欽服者。不足與於斯選。故當家的之稱。最爲尊崇。)叟曰。寺中無人。衆推吾暫司其事耳。王驚喜。急起參拜。叟曳之曰。客來幾日矣。答十數日。曰。胡弗光臨。敝刹。曰。未親儀範。安敢造次。曰。翌午洗盞恭候矣。王敬謝而別。明日往叩關。關者曰。客王姓乎。曰。然。延入之。步履間。王詢問者曰。當家的非亦姓王乎。曰。非也。渠真姓不語外人。言姓王則姓王耳。王始知其詐。心頗悚惕。然既履其地。亦無可如何。頃至廳事。坐良久。

叟始至。曰：適送友遠行，故絮絮移晷，勞客久待矣。王曰：吾在旅邸中，亦恆半日枯坐，此非常事乎？相與一笑。遂純作風月之談，不一涉昨日之語。王亦不敢先舉。俄列筵，具杯箸。遜王客位。叟相向坐。庖人獻一盤，盛截肉方尺。叟遽抽佩刀，霍霍奪目，削肉少許，以刀尖扎之。舉至王唇邊，曰：朋友吃肉。王曰：當家的賞食。小人實領矣。以齒嚙其刀。叟力抽之不得出。遂挺其左拇指，曰：朋友鬆口。我固料來者皆好漢也。王張吻嚼肉食之。起立曰：小人食第一懣，僭分恕罪也。叟曰：一家人勿套言。遂呼庖人撤去改刀。（即言另烹調也。）實則此肉原非食品，倏忽間殺豕紛陳，几案爲滿。葱漆酒漿，咸所夙備。互詢閱歷，間以隱語。王對答弗爲屈。因益親密，勸酬良殷。既徹筵，始詢王所事。王具以告。且曰：伴侶皆咎責垂斃，以小人年老，不忍加刑。然視受刑者，心實悲之。今將軍迫我出，諺所謂官身不由自也。叟曰：食祿忠事，理所宜然。然朋友辛苦矣。願其左右曰：此必痾子所爲。爲我呼痾子來。須臾一人至，侏儒而跛，倚門待立。叟

怒之曰：吾料汝赴奉，必不安分。汝視朋友年齡，僕僕數千里，爲汝而來，於汝安乎？言之倖倖而去。叟既出，痾子始側坐。詢王姓氏。王以告。轉詰之曰：犯人不留姓名，寺中咸呼以痾子。君亦仿照可也。王曰：如師所云，則吾豈敢。敢問師歸幾日矣。曰：吾又在津埠，作小勾留。歸甫二日，祇悔年少氣盛，喜於嬉戲，致累老友遠涉，不勝慚愧。然吾輩作事，有始有終，必即剋期前往。爲君銷案。王曰：伴侶日受撻楚，苦不可堪。唯望吾師慈悲矣。痾子曰：君來大不易，宜居此。隨喜數日。王曰：吾固言之矣。官身不由己，業蒙吾師慨允。詰朝擬即首途。痾子曰：尙有要言，未以奉聞。朋友家在何所。王曰：小北門內三十一泡東岸。（奉城共有七十二泡，爲全城洩水之所。）曰：距北極廟幾許。曰：廟北第五門。曰：君不願留，則請先行。君行遲，我行速也。我若先至，則鐘樓上候。君若先至，則家居以待。言次，遂出銀一裹，重斤餘。曰：不堪持贈，聊以助杯水耳。王曰：吾持有川資，囊不差澀。堅辭弗受。曰：君何固執。語因云窮家富路，萬一風雨阻隔，中

途四顧無親。告貸詎有門乎。固予之。王不得已。乃拜受。翌午送至門外。叟執王手曰。君在當年。諒亦吾道中之翹楚也。今雖耆老。（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猶復步履如飛。拙朽不及也。再至豫時。務來此流連幾日。道聲珍重。返身遽入。（雖不遠送。然盜與捕盜者懸懸作別。且捕盜者已經獲盜。而復孤身自返。皆可謂奇聞矣。）王途中適患瘡痢。行道遲遲。歸至家。詢無造訪者。王曰。必已戾止。入夜至鐘樓下。輕輕呼哨。其人如飛而下。憇曰。何蹉跎乃爾。吾每宵探望君家。知君未返。今耐候五日矣。請即交差。王曰。請屈寒舍小飲。曰。匪饑匪渴。勿須多事。黑夜於吾最利。務須迫其坐堂。即時發落爲要。王曰。吾知君意。急於爲我銷差。以便迴返。然夜色已深。將軍蚤回府就寢。（府與衙非一處。相距約里許。）無法強令入署。若今夜交差。明日過堂。則卜晝不如卜夜矣。痾子豁然悟。乃勉強偕王歸。匿其家者一日。次夕將偕行。痾子謂王曰。即如此往乎。王曰。唯。曰。君老於公事。而荒唐若此。不亦慎乎。王曰。

交誼云何也。曰。斯言尤謬。設遇同衙人問之。君將曰。此差事乎。抑曰。此朋友乎。王乃出鑄鏡。痾子坐而受拘。王曰。屈君愧甚。扣其勿合。曰。合也。不合何以驗具。此不足以束縛我。君勿以爲慮。遂赴署報案。是夕適有夜堂。將軍入座未久。聞王解巨寇至。傳全班伺候。頃刻間。戈矛鉤戟。列滿階下。始傳呼王德。於是鼙鑼鏗鏘。不啻卻克登堂矣。甫及階下。羣役喊云。跪。王亦隨跪。稟曰。請將軍驗刑具。將軍親下階。（按遠方解到重犯。例有此請。向不過派一廝僕。照例檢驗而已。今將軍自下。實欲近視其人也。）迨返座。怒呼王德曰。汝往返多日。卒以此等物事搪塞。真咄咄怪事。王未及答。痾子攙言曰。將軍明鑒。不作案。誰肯來。將軍尚未訊供。何以知是搪塞。將軍曰。汝何名。曰。此非麒麟閣。留姓名無光。縱託言王玖李實。亦欺將軍耳。儂輩呼我痾子。卽我名也。將軍曰。吾無暇與汝辭費。但問前案誠汝作乎。曰。吾爲將軍言之。首夜某家取某物。次夜某家取某物。數至六七家。則曰。統共十七家。吾亦不必悉數。皆我所作。非止

此也。某夜將軍與夫人在某室何衽何趾。夫人緣綉褥。置
 橫架上。吾持袴與帶入複室。啓銀匱。覓足五十三兩者不
 可得。將軍以此事方守秘密。今乃公堂上當衆宣布。一時
 怒不可遏。遂不待其辭畢。驟斥之曰。汝膽敢供認。吾明日
 殺汝耳。（即果殺戮。亦無預告之理。不過怒極衝口而出
 耳。非如今日宣告死刑。仍俟逾限不上訴。始執行也。）曰
 啓稟將軍。此固遊戲案。奚值殺頭。將軍可即縱我行。吾謝
 將軍矣。言訖。作稽首狀。反身一躍。已上官箴牌。（即黃庭
 堅所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十六字也。）衆役急回戈矛。

西笑

馮霽虹

其人已上二門。而大門。而屋脊。而樓簷。夜黑不知去向矣。
 衆環視地上。鐳鏢如蛻。將軍方愕顧。王德跪稟曰。將軍欲
 見其人。亦見其人矣。刑具固將軍親驗。不再捕。亦將軍面
 許。小人銷差矣。將軍曰。彼雖逸。明日交摺時。吾仍賞汝。此
 過實在我。世間竟真有如此趨捷者。吾不當小覷其痾子
 也。
 稽鶴曰。輕迅如燕。趨捷如猿。斯不足奇。所異者鐳鏢
 如蛻。豈尚有縮骨法乎。然奚君言之鑿鑿。姑誌之以
 待知者。

（完）

孟保盧夫人對伊的丈夫道。我今天算了一個命。伊的丈夫道。這是徒然揮霍些金錢
 罷了。夫人急忙搶着道。那却未必一定。因爲我不過給了那算命的五分錢。但是他竟
 告訴我。我將要得着五百元的承嗣產。你想這是一個何等合算的交易啊。
 福克森對勒司令道。你爲什麼不娶一個夫人。做你的安慰者。勒司令道。老兄。我要是
 當然要的。但不知那個的夫人。願意嫁給我咧。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政法名著 **美國市政府** 一册 二元六角

臧啓芳譯 本書係美國哈佛大學市政教授孟洛所著。對於市政府與中央政府或省政府之關係。市政府之權限與責任。市選舉市政黨市政府之組織。市政府立法以及市政改革運動皆有詳明的敘述。當今我國各地興辦市政之時。臧君以市政專家。用信達之筆譯成此書。既可作專門大學研究市政之教科書。復可作辦理市政人員之參考書。

東南大學 **中國文字學** 一册 一元二角

顧實著 書分三章。(一)文字之由來。(二)文字之變遷。(三)文字之構造。用科學的方法。為系統之研究。近年來幾多小學家衝突反對之說。已概括無遺。

文學研究會 **海濱故人** 一册 七角半

盧隱女士著 這本創作集。包含小說十四篇。著者三四年前至最近的作品。已收集在內。

現代教育名著 **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 一册 一元半

莊澤宣譯 書凡十四章。詳述近三世紀中新教育上有名教育家如米而頓培根盧梭福祿培爾斯賓塞諸人的社會背景及其學說與功業。凡欲研究近世教育源流。而時間有限。不能盡讀諸家著作。者。閱讀此書。最為合宜。

新學制 **課程標準綱要** 一册 一角

本書首載小學中學課程標準綱要之緣起。為課程綱要總說明。中載各專家對於小學初中高中各課程總綱之說明。末載學校系統改革令。並附第八屆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學校系統等。

百科問答 **教育問答** 一册 二角半

百科問答 **宗教問答** 一册 二角半

新智識 **宗教基礎** 一册 三角

陳楚譯 本書共八章。分述宗教與人生思想及其運動。個人及其發展。個人與宇宙。個人與超自然人類之歷程。人類之心的發展等。凡宗教上一切重要問題。皆已論及。

越縵堂詩話 二册 六角

蔣瑞藻編 此書係蔣先生自李尊客先生所撰越縵堂日記中錄出。凡三卷。關於詩韻詩法詩情詩品。論歷詳審。旁及詩餘詞餘。亦深有見地。

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

報告 一册 七角

章駿編 去年八月萬國童子軍在丹京開第二屆大會。我國亦選派代表出席。此書即為代表團代表章君所著。詳述代表團赴會前之種種預備。大會中之經過。旁及行程中經過各國之風俗人情。故本書不僅為一種國際會議之報告。亦可作為最新遊記讀。

看護學總論 一册 三角

內科看護學 一册 四角

楊鶴慶編 病人之看護。對於疾病之治愈。有極大之助力。前書概論看護患者之方法與設備。後書則就內科各病之看護法。分篇講述。可供看護者及病家雙方之參考。

鑽石別針

張小波

原名 The Diamond Pendant 著者 Mervyn Thompson.



九月下旬。一天午後。有一輛汽車。開到愛奴皇后門的左邊角上。一所紅磚造的矮房子面前停住。有兩個人。穿着很厚的大衣。從車中下來。吩咐車夫等着。兩人上了台階。走到紅色門前。掀了掀門鈴。門開處。阿福立在裏面地席上。把他們凝視了一番。似乎是打量他們的職業。

二人問道。鐵忒爾頓教授在家嗎。阿福聽了。便把他們讓到廳上。自己拿着來客名片。悄悄的上樓。過了一會。他立在樓梯頭上。向他們招招手。令他們上來。并說道。鐵忒爾頓教授要見你們。當下他把他們領到樓上一間很大的房裏。立在一旁等着。這時候。鐵忒爾頓教授。正坐在窗前。一張寫字檯上。手裏不知忙着甚麼。一會他忽的跳起來。並發出一種很討厭的呼聲。他接着又呆呆的站着。似乎躊躇什麼。手裏緊緊的握着一團折皺的紙。

那兩人當中。一個年歲較長的。很小心的咳了一咳。鐵忒爾頓教授突然轉過身來。兩隻眼睛。從眼鏡框的上邊。朝他們虎視着。那兩人請教他道。鐵忒爾頓教授。他聽了。不回答甚麼。祇反覆的念道。約翰生。鐵忒爾頓。是一位罪犯學家。約翰生。不是猿類專門家的約翰鐵忒爾頓教授。啊。那個年長的道。是的。教授。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罪犯學家鐵忒爾頓教授。和那撰著「人之本原」一書的鐵忒爾頓教授的分別啊。這位教授大聲道。是的嗎。人的本原。和人的罪

惡。是反對的。這兩個鐵忒爾頓教授。也是反對的。但是報紙上常常把我們弄錯。真真該死。他們以為這一對鐵忒爾頓都是研究猿類學的。其實……其實……那個年長的問道。其實甚麼。這位教授道。其實他們裏邊。只有一個是研究猿類學的啊。他又問那年長的道。你操甚麼職業。那年長的道。我是代表大西洋保險公司的。他道。你的名片上。本是這樣寫着。祇是你代表甚麼事情呢。那年長的道。我是護送一批寶石。由水路到美國去。他道。哼。你到我這裏來。便是爲這件事嗎。那年長的道。是的。他又問道。你還以為我也是猿類學家的鐵忒爾頓嗎。

約翰生鐵忒爾頓教授。厭惡別人和他同名的。心和他的怪癖一樣的著名。原來人體學家約翰鐵忒爾頓教授。曾註釋過達爾文的「人與猿的關係一書」。所以約翰生鐵忒爾頓教授。看了他的名字。覺得和自己的。竟不差上下。心中很不高興。其實他是一位罪犯學家。職業各有不同。人家怎會弄錯呢。然而因他的容貌。很像一個

長了鬚鬚的狗面猿。所以人家常常會把他認錯。他的容貌。真個難看。赤裸裸的頭頂。亂蓬蓬的紅鬚鬚。銅鈴般的眼睛。長而駝曲。并且醜陋的身體。再加上兩隻罕有的長手臂。處處和猿類相像。就是他的聲音。若是提高了。也很像是大猩猩的呼嘯呢。

約翰生鐵忒爾頓教授天性古怪。他的職業。就是偵察罪惡。他生活中最有趣味的事。就是收養人家走失的貓兒。他的腦筋很富足。對於人類心理學。也有驚人的知識。再加上他一種非常的推斷力。於是他就一躍而爲著名的罪犯發明家了。

那年長的道。先生。誠然。罪惡的頂防事業。足可與偵探的事業。受同樣的頌揚。

這位教授又轉過身。對着那年輕的。說道。是的。但是你沒有請一位獸醫外科來。看看這個孩子的喉炎。你要喊警察嗎。這年輕的。回答不出。瞪眼望着那年長的。就走到他面前。叫他不要做聲。再轉過身來。向這位教授道。先生。你

能假我兩分鐘嗎。這位教授重復坐下，吩咐道：有話快說。年長的道：我們接受了一個要求。要保險一筆鉅價的寶石。從倫敦運到紐約。這個就是的。說着，身體向前斜着。從身邊拿出一只大鵝絨的匣子。打開匣子。裏面放着一隻美麗的鑽石別針。這位教授接過來。細細考察了一會。放在桌上。眼中忽發出一道奇怪的光。年長的又道：這別針的價值。是三千鎊。他的主人。是格金細馬。教授道：原來如此。

這位教授對於此事。似乎很是注意。那知事實剛正相反。這格金細馬。原是一個監牢以外的大騙子。他又是一個理財專家。他的家財。有一百多萬。全是從滑頭生意和欺騙方法上弄來的。他真好似一條肥狗。他另外還有兩處房子。一處在公園里。一處在第五路。他的精神。終日都用在理財上。這位教授。本曉得他的爲人。因爲曾聽見過他一封簡略的信。這封信。是他寫給貓兒救濟會書記史但頓的。因爲史但頓曾向他捐募。他却送過去一個先令。這

位教授。很不以他爲然。就在上次季會的大會裏。把他這封信當衆宣布。

室門慢慢推開。一只灰色大貓的頭。突然伸進房來。鐵忒爾頓忽神氣很決定的說道。是了。我承認你的事情便了。年長的忙道。那末我們就感激之至了。格金細馬先生。是下禮拜五乘海洋號輪船動身。這寶石。和他同時登程。我們也派一個職員同去。大衆親眼看着。交給那船上管理保險箱的會計員。再請他一路之上。必須收到密室裏去。我更要告訴他們。等船到了紐約時。這別針由你交給格金細馬。這位教授大聲叱道。先生。你顯然祇知道格金細馬。不知道鐵忒爾頓啊。不知道鐵忒爾頓啊。說完。又縱聲大笑。這笑聲。好像火山爆發一般。房子好似都震動起來。這當兒。那只大貓。正在他的腿邊擦來擦去。嗚嗚的叫個不住。

這年長的人。見他這副神情。心中很不快活。那年輕的也顯出藐視的神氣。暗想這個傻子。真不可以理喻呢。那只

貓又跳到這位教授的膝上。翻身睡到。這年輕的先望望這貓。又朝教授望望。只聽見他嘴內喋喋的道。格金細馬。格金細馬。

這位教授立刻說道。這筆寶石。你們可交給我。我寫張收條給你們。寫明我負責任。在紐約交到格金細馬的手裏。我對你們的委託。也無別的條件。那年長的聽了。似乎遲疑不決。這位教授又道。沒有別的條件啊。年長的纔道。鐵忒爾頓教授。很好。就這樣辦便了。

這位教授的笑聲。跟着他們出了門。笑聲很高。幾乎把他們的耳鼓震破。他們站在門口等阿福開門。讓他們出去的時候。還聽見這位教授咯咯的笑聲。好像是吃著了有味的食品。十分高興。

這位教授。獨自坐着。自言自語道。格金細馬。你這個可憐的蠢奴啊。

喬治克明斯的面貌。似乎是一個懶惰、文雅、而愚鈍的傻子。他這種模樣。却正是他做偵探的一份確實財產。他的

形容和他的職業。剛巧相反。也像他的領袖鐵忒爾頓教授一般。不過也有點不同。因為這位教授所以令人注意。是外貌的極端醜陋。喬治克明斯所以令人注意。却是外貌的秀麗。像他這副容貌。應該是一位姑娘。纔覺得相稱。他站在海洋號船會客廳前的甲板上。和教授的姪女金鈍根姑娘談心。順便等着格金細馬。他說道。這真是一件可笑的職務啊。金鈍根是一位極有才幹。又極標緻的人物。問道。何以見得呢。他道。格金細馬自己。不會把這珍貴的首飾。親自交給船上的會計員嗎。上禮拜裏。他又何以不動身呢。金鈍根答道。唉。到不是嗎。應納的稅。始終不能免掉的啊。喬治吁了一聲道。我到忘記納稅這件事了。伊道。喬治。據我看來。這事必非比尋常。是很覺奇怪的。喬治運用他敏捷的思想道。你這話不錯。我也覺得這事實在奇怪。你瞧。格金細馬來了。

一個胖子。裹了一件假皮大衣。跨上了船舷。喬治忙跑上去迎着他。他正是格金細馬。他見了喬治。滔滔不斷的問

候了一陣。兩人就同去尋船上的會計員。尋着了。喬治就把那匣子拿出。放在桌上。裏面放着那根別針。會計員向格金細馬問道。先生。這是你的原物嗎。他應道。正是。會計員便寫了一張收條。喬治接過來。會計員以爲喬治是這位大人物的秘書。當即把這別針的匣子。收進保險箱裏。並落了鎖。

後來一會功夫。喬治又在甲板上。和金鈍根道。事情已辦妥了。現在可以安安逸逸的旅行了。

喬治對所做的事。很是愜意。無憂無慮的。在海上航行了五天。他見金鈍根爲人很好。就把伊當作伴侶。

喬治着實傾倒金鈍根。就着意的和伊聯絡。又買了一張賽船票送給伊。希望得中頭彩。再借了許多書給伊。又常和伊談論格金細馬的爲人。因此伊竟沒有工夫去看那些書。喬治很希望得到金鈍根的歡心。金鈍根也似乎有意於喬治。喬治便逞着他的心機。開始伏伺着。準備進取。後來喬治竟得到成功了。喬治趁伊獨自一人的時候。便

問伊道。你以爲和鯨魚合在一起。是何等樣的惡人呀。伊道。喬治。你真像一個小孩子。這當兒。伊正坐在會客廳前。艙面上的一張甲板椅子上。喬治瞧伊的模樣。真個美麗極了。簡直從來沒見過。伊接着又道。喬治。有時候你的舉止。很像是一個學童。喬治聽了這話。似乎有些不高興。他雖想坐下。但是滿眼裏看不見一張空椅子。伊又道。你以爲格金細馬這樣一個人。收這枝貴重的別針。保了這樣絕無僅有的高率保險。又付了雙倍的稅。你還相信他帶到紐約。是送給別人。沒有別的目的嗎。哼。這就是一種理由。應該讓你和這個有油水的魚合在一起啊。你以爲這根特異的別針。對於格金細馬。有真實的價值嗎。一個小的別針。他豈不能差一個傭人送到紐約。或者自己帶去。何要由大西洋公司和我叔叔商量。又要他這種可笑的高保險率呢。喬治看看日光道。對呀。格金細馬這種舉動。真個令人動疑。伊道。對了。隨即又道。喬治。如我忙的時候。請你小心着那張收條罷。格金細馬。也曾借給我一

堆有趣味的書。內中有一冊法國小說。幸虧我不大懂。你若看了。就不定要很動情呢。喬治憤憤的道。這條惡狗。竟敢有這種舉動嗎。如果他再和你眉來眼去。我一定要把他捉在岸上。先把他的身體彎曲。然後再拔直呢。在這當兒。格金細馬忽然走了過來。他攜着一張甲板椅子。和幾個沉重的包兒。直向金鈍根走來。伊見了便對喬治道。他來了。你一定要走開去。不要令他疑惑我們過往的很親密。

格金細馬的眼光。尚未瞧到這裏。喬治已經走開。伊所說的對於格金細馬的一番話。喬治聽了。很覺驚奇。伊的言語。好像是皇帝的上諭。很有權力。喬治自己雖不覺察。實在却是這樣的。

會計員辦公室裏。簇滿了人。喬治和格金細馬到了那裏。就把收條取出。索回那支鑽石別針。會計員把匣子拿出。交給格金細馬。喬治道。格金細馬先生。你最好將匣子揭開瞧瞧。給我一個證據。好讓我卸責。他道。不錯。不錯。說着。

撒住彈簧。匣蓋立刻飛起。誰知匣中已空無所有。格金細馬見了。大聲喊道。失竊了。大家都都驚惶無措。會計員只嚇得昏頭昏腦。喬治也愕然不語。別的旅客。也擁來觀看。爭相向會計員探問。深恐他們自己的寶石有失。格金細馬向會計員和喬治兩人問道。我的別針在那裏呢。兩人都回答不出。格金細馬又道。這是什麼意思呀。格金細馬說着。就冲向前去。抓着會計員。連連搖蕩他的身體。就像一只狗捉着一只老鼠一般。有一位旅客。因看不過去。便將格金細馬拖開。大聲說道。這算是甚麼道理呢。許多旅客擠攔來。忽然拍的一聲響。那只空匣。落在地板上。格金細馬連忙彎下腰。搶到手裏。再站將起來。他臉上的神情。好似發狂了。他斗的把這隻空匣。直擲到會計員的臉上。喝問道。這根別針的價值。是三萬金鎊。現在到那裏去了。這位會計員渾身抖做一團。應道。如果諸位旅客當中。有肯離開這裏的。就請他代我去把船長請來。這個消息像野火般散佈開去。頓時全船上的人。都知道

發生了竊案。格金細馬先生失竊了。船上的密室裏。竟有了竊賊了。格金細馬先生失掉價值三萬鎊的寶石了。

喬治和金鈍根上岸的時候。已經是下半夜。上了岸。就乘車往馬甲斯旅館。因為他們和這位教授約定住在那裏的。喬治下了車。跟着金鈍根。走進了旅館。他的神情似乎很沮喪和煩燥。他們倆到了帳房。一個招待員就告訴他們。說昨天已有人代他們定好了三個房間。喬治問道。三個房間嗎。什麼人來定的。招待員道。先生。是從亞理山號郵船上來的無線電。說是要定三個房間。金鈍根真個能幹。聽了這話。連忙就跑到書信室。問道。有什麼東西寄給克明斯。或金鈍根女士嗎。書信室的職事人應道。克明斯先生。有一個無線電報。伊道。謝謝你。請你取給我罷。伊把無線電報接到手。也不等喬治。就將信封撕開。裏面是從亞理山號在海上發來的一個無線電報。上面寫着道。「格金細馬。真是一個雙料傻子。幾乎和你一樣。將金鈍根帶到劇場裏。就把牠忘記了。」下面的具名。是約翰生

鐵忒爾頓教授。伊看完之後。就跑到問訊處。問道。亞理山號輪船。什麼時候開抵這裏呀。書記就把日期告訴給伊。伊又跑到劇場辦公處。定了兩只座位。這纔回轉伊的房間裏。伊在電梯上時。會轉過身。朝劇場的遊廊上瞧看。只見喬治還在那裏。很忙的盤問那招待員呢。

第二天。這位教授果然到了。就亂哄哄的和他們寒暄了一陣。吃過了飯。大家都坐在長椅上吃咖啡茶。停了一會。這位教授就談起那別針的事。他對他們說道。我們一定明天幹事。今天夜裏。喬治可先將所遇的事情。告知我們。喬治於是把經過的情形。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位教授問道。他是這麼把那匣子落在地板上的嗎。喬治道。是的。他從地板上拾起來後。就擲向那會計員身上。……教授攔着說道。沒有。他并不會擲去。喬治道。奇了。難道他擲向會計員身上的。是另外一只匣子嗎。先生。你怎樣知道他不曾擲去呀。教授道。因為我曾在輪船公司的辦公室裏。細細看過這只匣子。和那只別針移到裏面去的匣子一

般無二。祇有一點不同。你們瞧。這就是的。說着。拿出一只盛寶石的小匣子。又道。這裏有一只。和你交給會計員盛着別針的那一只。不是毫無差異嗎。喬治接過兩只匣子。很小心的看了一回。說道。據我看來。這兩隻匣子。果然是一樣。他道。是的。保險公司的人。也同樣沒有察出。對於他們。還可以原諒。但是對於你。簡直沒有原諒的餘地。喬治道。先生。但是……教授不等他說完。就將匣子取過來。立起身。說道。喬治。明天我要證明你的極端無能。你不要令金鈍根起身太遲啊。說着。離開他們。向電梯那邊走去。

第二天早晨。這位教授。老早起身。就往外邊去了。回來時。別人已吃早飯。到了十一點鐘。他雇了一輛汽車。和喬治一同去會格金細馬。到了那裏。格金細馬將他們接進書室。方才坐下。鐵忒爾頓教授先開言道。格金細馬先生。不多時候以前。曾蒙你慷慨解囊。捐助過一處慈善事業。對於那事。鄙人很感情你。甚麼慈善事業呢。就是那貓兒救濟會總部。你先生曾捐助過一個先令。但是現在我要提

議。要向你募捐一張一千鎊的支票。格金細馬問道。先生。你莫非弄錯了罷。我還未曾請教先生尊姓大名。教授道。我便是鐵忒爾頓。格金細馬聽了這話。臉色忽泛泛白色。這位教授接着說道。不是猿類學家鐵忒爾頓。我是是約翰生鐵忒爾頓。我是專門研究罪犯學的。是專門研究詐欺取財的理財家的約翰生鐵忒爾頓。格金細馬喘着氣道。先生。你這樣鄭重聲明。是甚麼意思呢。這位教授也不回答。祇靜默的坐着。手裏玩弄一只盛寶石的小匣子。格金細馬兩眼看著。迷迷糊糊的。只見一塊光芒閃耀的寶石。安臥在匣中的絲絨墊上。再見那匣蓋一閉。再揭開看時。匣中已空無所有。他知道那塊寶石。是已陷到特造的那層夾底中。再落到這位教授的手裏。但是他還有些不明白。這位教授就告訴說道。格金細馬先生。你真聰明啊。如果你的事情竟得成功。你非但保存了這塊寶石。并可省下一筆稅款。又可訛詐保險公司三千鎊。設計不為不巧。你這計劃。本可成功。可惜保險公司求教了我。他們

就徵幸不會上你的當。你却大大的失敗。連這塊寶石都沒有得到。因為這塊才是真的。你費了許多手續。弄到手的。那一塊。却是假的啊。那是我吩咐摹造的。也和你那有趣的匣子一般。你瞧。這只匣子。和你所有的那一只。不是一般無二嗎。格金細馬先生。我想很對不住你。我就要向你討取一千鎊的支票了。

格金細馬知道這事已失敗。祇得忍痛開了一張一千鎊的支票。又指着喬治問道。這一位先生。我想也是你們同道的一位偵探罷。教授道。格金細馬先生。是的。這位先生。是由我委任。代表保險公司的。你的真物。我現在交還你。請你將那塊假的。也還給我。另外寫一張別針已經安全收到的收條。以清手續。格金細馬當即寫了一張收條。寫好之後。又跑到壁角裏一張寫字檯前。將那根假別針拿出。這時候。電鈴忽的響起來。這位教授便對喬治道。我們走的時候已到了。又轉過身。對格金細馬說道。格金細馬先生。我想定有旁的客人來了。我們就此告辭了。這一件

事。我也得到稅關去。大略陳述一會。雖然煩勞。却也是我不容辭。我想偷運寶石。並無多大的罪名。不過罰金多一點。大約照稅則加上兩倍罷了。先生。我們再會罷。

他們出門的時候。見果有一個客人。正等在會客廳上。這位教授對喬治道。你知道嗎。這支別針。實在是由我偷運的。應該我負這責任。不過在格金細馬一方面。却借此給他一個教訓。以後他可以小心謹慎些。不敢再隨意的設計欺人了。他也深知這當中的利害。所以他不敢拒絕簽這張支票。哦。這大約正是我們的車子罷。

在往旅館去的路上。鐵忒爾頓教授。攜了一家海底電報局。並道。喬治。你可和我一同進去。瞧我拍發一個電報。喬治便跟着他。進了電報局。並見他擬了一個電報的底稿。寫的是「倫敦蘇格蘭場施保定總檢查員鑒。芮文茂會被竊之鑽石別針。已售於施多巴。現又為格金細馬所有。約翰生鐵忒爾頓謹啓。」

他們二人。出了電報局。重復上車。駛回旅館。在車中時。這

位教授很堅定的和喬治說道。這事已告結束。格金細馬既設計私運這根別針。總難令官府相信他不知這根別針失竊的事。喬治聽了這話。若有所觸的道。恐怕格金細馬還保留不住這根別針呢。教授道。喬治。我很欽佩金鈍

根的爲人。因爲伊的見解。有時候着實不差。伊常常以爲你的爲人。并不像你的外貌。是個傻子啊。

——完——

隨俟齋叢談

棋別

諸鵬飛

棋有三種。一曰圍棋。爲堯所作。以教丹朱者。見博物志。而皮日休原奕辯。謂始於戰國。西京雜記及搜神記。皆言漢宮竹下圍棋。爲圍棋之名所自始。邯鄲淳藝經謂棋局縱橫各十七道。蓋唐以前其制如此。唐以後縱橫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道。二曰像棋。周武王作。名象戲。見太平御覽。制與今不同。其子有日月星辰等名。三曰彈棋。劉向作以獻漢成帝者。至今不傳。



古城得寶錄卷下 (續) 天游

第十九回 巢間夢穩崔克竊囊 葉底槍鳴韋坡殲寇

莫甘壁從莫蘭營中脫逃出來，怕人追趕，落荒而走。所走都是不認識的地方，一路上水既沒有，食品亦少。很感困難。走了幾天，精神一天天疲乏起來，連走路都有些走不動了。再也支持不下。沒法想只得稍事休息。胼手胝足的，在林中結了一個團焦。預備晚上可以安睡。不致爲獅虎們侵襲。白天還強打精神，出外掘取樹根充飢，同覓取水泉。總算好給他找到了幾個水坑，不至於渴死。有一天無意中找到一條大河，河上果樹極多，林中還時有弱小动物出沒。估量過去，運用智力，可以獵取充飢。把



果實吃了一飽，揀了株斷枝，做成一支大頭棍，行起獵來。

粹是留心他的舉動。並無絲毫仇視之意。自從泰山把阿

稍停一兩天，神志漸清。知道回章齊禮部落去，路程尚遠。他是個聰明人，知道照目前的精神，決難勝跋涉之苦。估計此地飲料食品，都很充足，打算在此多休息幾天。等精神恢復之後，再事長征。主意既定，就在河畔樹上，結了個很安適的小巢。四周一般也撒上荆棘，以防野獸闖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倒也非常安全。有一天他出外行獵，從一株大樹下經過，樹上藏着一只巨猿，目光灼灼，看着他殺死一頭野鼠，看着他回小巢去。巨猿也跟着回去。這頭巨猿，正是雀克。他的偵探莫甘璧，純



輕輕走到身畔莫甘璧打獵下一量得覺他得東西件件可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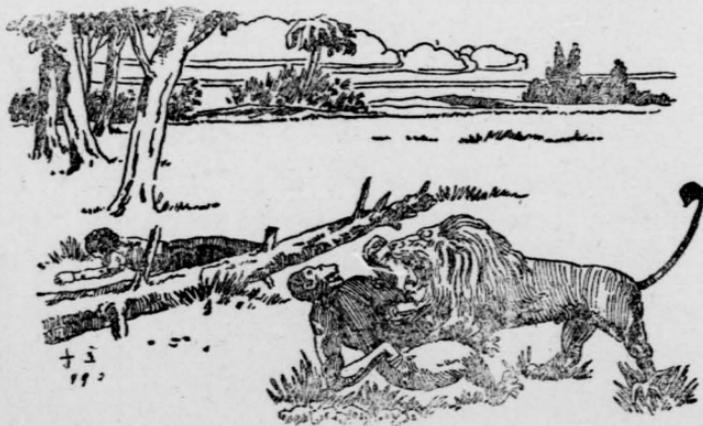
意的，是莫甘璧的一個革囊。那個革囊上面裝着許多藥

拉伯人衣服，給他穿過一次。他就抱着一個模擬白猿們舉止的野心。雖是穿着阿拉伯人長袍，非常不舒服。早就給他剝將下來，遠遠扔掉。那一種愛慕穿衣服之心，始終沒有改變。現在見了莫甘璧，覺得黑猿們衣服，比白猿們來得簡單。只用腰間圍一塊布。手腕足脛上，帶幾件銅飾。頭上戴一個插羽毛的頭巾。就可以過去。穿了這種服裝，儘不妨在樹上往來。不致像阿拉伯長袍，那種束縛着四肢，上樹下樹，非常累墜。最看得他中

麗的羽毛飾品，用皮帶拴住，斜跨在肩上，直墜下去，緊貼

臀部。崔克生了偷竊之心，伏在樹上，靜待時機。莫甘璧不知就裏，回巢以後，以為是安全無事的了。吃了些東西，因為日光強烈，就躺下去休息一回。預備候日色沈西，再行出外。崔克見他睡熟，縱下樹去，徑進棘圍。輕輕走到身畔，把莫甘璧打量一下，覺得他的東西，件件可愛。崔克上文曾經表過，是個極有膂力的猴子，原想把莫甘璧喊醒起來，同他決鬪，等佔了優勝，再取他東西。後來起了一種畏懼人類之心。這種心，是森林中生物遺傳下來的。崔克不能獨異。因此又止住了。暗想強奪既經勢有所不能。

只有竊取一法。那幅腰布，緊裹腰間，萬不能取。可以竊取



的，只有那支大頭棍，同革囊。因為莫甘璧睡得很熟，革囊

舉着兩只前爪向宜灑胸一口按生將他按死

已經從肩上卸下來，掉在身邊。崔克不再遲疑，拾起棍子同革囊，匆匆退出棘圍。一到圍外，想起自己偷了黑猿的東西，給黑猿追來，必定不了。頓時膽寒起來。猿類們性情本來是依多為勝的，同類一多，膽子愈壯，一只巨猿，可以敵得來一二十個人。若要他們單獨禦敵，卻沒有這種膽量。所以飛也似走了。莫甘璧一覺醒來，一看不見了革囊，遍找不獲，覺得非常駭怪。明明知道睡覺時節，還好好挂在身上，並沒有遺忘別處，現在忽然失蹤，便有些疑神疑鬼起來。黑種人

迷信很是利害，又在身畔發現了一個跣足足印。就疑心

是太山上樹去找，卻不見蹤跡。那時他精神已經完全恢復，知道此地非久戀之鄉，從新造了

一支大頭棍。覓路回章齊禮部落去了。按下不表。上文講過笄瀨把阿拉伯裝襖去，現出本來相來，把琴痕嚇得暈了過去。笄瀨俯身下去，想把琴痕手腕腳踝上綁的繩子扭開。灌木叢中，伏着一只餓獅，見了他們，慢慢的跑出來。笄瀨的背朝着獅子，獅子從裏面走出來，他一些沒有看見。獅子把後爪縮進腹下，伏在地上，預備縱躍，他也不知。忽然後面震天價一聲狂吼，把笄瀨嚇得扔下琴痕，就向對面竄去，也來不及返顧。誰知已經遲了。纔跑了兩步，獅子前爪已上肩頭。知道躲避不來，索性向地上一滾，拚命同獅子爭鬪起來。



忽地把身子伏下輕輕向琴痕身邊爬去

一手抓住獅鬃，用他的黃色長牙，向獅頸上咬去。咬得一口都是獅血獅毛。兩個都狂吼起來。

聲音異常猛烈，震得森林四面都起了迴響。兩個在地上滾着，咬着，叫着。嚇得那些弱小的生物，沒命的躲開。爭鬪了一回，究竟獅子力猛，舉着兩只前爪，向笄瀨胸口一按，生生將他按死。獅子見他不動，掙扎着站將起來，向四周尋找，看還有敵人沒有。那時林中萬籟無聲，幾步以外，只有暈過去的琴痕倒在那裏。獅子見沒有敵人，把前爪按住笄瀨，狂吼一聲。這是獅類佔了勝利的一種表示。吼過之後，還四周看了一看，從新把雙眼移到琴痕身上。咽喉中吐出一種很低的咆哮之聲。下頷開闔不定，口涎一滴一滴在笄瀨面

上。那兩道黃而帶綠的目光，仍舊射在琴痕身上。忽地把身子伏下，輕輕向琴痕身邊爬去。那時琴痕還虧得不省人事，沒有知道有獅子在他身邊，沒有聽見他在身上亂嗅，也沒有覺得那可怕的嘴張開着，一滴滴口涎在他面上滴下來。獅子嗅了一回，見沒有動靜，舉起前爪，把琴痕翻了過來。仔細觀看。看琴痕究竟是死是活。這時候琴痕的生命，真是危險，設或在那個時候，蘇醒過來，稍有動作，即難活命。虧得那時森林中忽然有些響動，並且來了一股異樣氣味。移開了獅子的視線，一移開去，就沒有再看琴痕。走過去，背着琴痕蹲下，抓住筴瀨，細細咀嚼。他蹲下地，琴痕已經蘇醒過來。他是久在森林中住慣之人，膽子很壯，一睜開眼，看見了獅子，一些不動聲色。靜靜把環境一看，不上半分鐘，已經明白過來。知道那頭巨猿，已給獅子殺死。現在獅子就在相距不上五十尺地方，吃那巨猿自己手足綁住，無可逃避。只能靜候機緣。知道他吃完巨猿，就要來吃他的。林中鬚狗極多，即使不遭獅噬，也難逃

狗齒。並且虎豹縱橫，斷難倖免。正是着忙，忽然覺得手腳上綁的繩子，沒有先前那種緊得生痛。再一注意，覺得兩只手沒有綁在一起。一邊一只，放在身畔。輕輕把手移了一移，覺得很是自由。一些羈絆都是沒有。把那一只手移了一移，也是如此。原來獅子未吼以前，筴瀨見扯不開琴痕的綁，用牙齒把他咬斷。那時琴痕已經暈了過去，所以一些沒有知道，還疑心上蒼援助哩。很是感謝，很是欣幸。不過一時雖是快樂，仔細一想，又愁悶起來。他想雖已自由，相距不遠之處，有一只獅子伏在那裏候着。還是無用。設或手足沒有綁着，獅子還沒有來，尚可設法。若照目前這種境地，實無法想。看那最近的樹，都在百尺以外。獅子卻在五十尺以內。要想站起來逃上樹去。獅子立刻就會趕來。獅子目中看來，自己已經是他口中食品。決不肯輕易放手。獅子情性最爲暴烈，稍事拂逆他一些，是跑不了的。爲安全計，只有希望他吃飽之後，不再來騷擾自己，不過這是不可必之事。設或不然，又將如何。現在既有可乘

之機緣，安忍輕易放過。留心看那獅子，見他背朝着自己。不掉過頭來，是看不見什麼的。想試一試。輕輕向最近的樹下滾過去，滾了幾尺，屏住鼻息，偷看獅子。見他吃得高興，一些沒有疑心。於是又滾過幾尺。照這個樣子滾着，從心中着急的琴痕看來。差不多滾了有幾小時，纔滾到離樹不過幾步。再只用滾幾下，就可以放大了膽，拚命縱起來，縱上樹去。留心獅子，還是自顧自吃那猿肉。定一定神，再滾過去，不料這一次纔滾過去。獅子忽地掉過頭來，眼看着琴痕，已在遠處，很是驚愕。雙目直視的看着。琴痕纔掉過臉來，看見獅子看着



獅子忽地掉過頭來，眼裏看琴痕已在遠處，是很驚愕，雙目直視着

自己，雙目發直。知道不妙，嚇得汗如雨下。躺在那裏，不敢再動。兩個併了好半晌，併得琴痕幾乎狂叫起來。後來獅子見他不動，仍舊迴過頭去吃那死猿。不過把兩只耳朵，向後貼着。彷彿在那裏竊聽後面聲息似的。琴痕知道事機緊張，這一次是他最後的機會，不能再事遷延。決定趁此機緣，直縱上樹去，作了準備，縱身站起。他纔站起，那邊獅子也一躍而起，掉過身來，大吼一聲，直撲過來。他的速度，大概那些常在非洲行獵的都是知道，諸君不信，可以問一問他們。獅子撲人，比火車頭還快。同琴痕相距，雖有五十多碼，轉眼已到跟前。

琴痕駭極直奔上樹。獅爪撲來，剛好抓住他一只靴子。那時琴痕也不知自己從什麼地方來的氣力，拚命一蹣。隨脫獅爪。等獅子再撲上去，琴痕已到安全之所。獅子見琴痕上樹，氣得在樹下來回亂跑。吼着，叫着，做出許多怪聲。嚇得琴痕躲在樹上，只是打戰。那時痛定思痛，覺得林中異常危險。現在雖是倖脫獅口，從此地上韋齊禮部落去，路程尚遠。前途危險孔多。很有些戒心。到天色將黑，獅子纔走。他一走，就有一大羣鬣狗來，圍住給獅子吃剩下來。的宜瀨咀嚼。琴痕見了不敢下樹。只能就在那株樹上，等候天明之後，再行下去。他坐的地方，剛好有兩株絕大的橫枝，又出外面，相離不過幾寸。琴痕坐在那裏，疲倦已極，漸入睡鄉。一覺醒來，日已東升。向樹下一看，已無獅子同鬣狗的蹤跡。巨猿陳尸之所，只剩下一堆吃得很乾淨的白骨。那時覺得又飢又渴，知道只有壯着膽下去。不然就要餓死樹上的了。縱下了樹，認定方向，徑向韋齊禮部落走去。明知以前他的快樂家庭，現在已成瓦礫，不過一路

過去，或者會遇見部落中出來行獵之人，同土人村落。走到午後，隱隱聽見前面來了一聲槍聲。立住脚一聽，接着又是幾響。很是詫異。起初猜是阿拉伯強盜同韋齊禮部落中人在那裏開戰。只不知誰勝誰負。從此地出去，不知在那一邊陣線之中？很不願意輕易露面。再聽一回，纔聽出只有兩三支槍在那裏射擊。因為只不聽見有排槍聲音。雖是如此，還是不敢前進，爬上一株樹去藏着，靜候發展。聽了一回，聽見槍聲漸稀，隱隱聽見有人高聲講話，卻聽不出講的什麼。槍聲就停住了。隱隱聽見有兩個人口音，高聲招呼着，在那裏談天。一回又寂然了。良久良久。纔聽見有一個人，輕輕從大道向他藏匿的樹下走來。不多一回，有一個人，倒縮着退進來。手中擊着一支火槍。目光卻向前面很留心望着。琴痕一看，正是以前在莊上做過客人的范萊閣。正想叫應，忽然見他閃入道傍灌木叢中伏下。知道他一定給什麼仇人追着。趕忙住口。一則怕范萊閣給自己一叫，一不留心，給他仇人打死。一則怕給

他的仇人知道他藏匿之所。范萊開纔躲起來，琴痕看見有一個穿白袍的阿拉伯人，輕輕追將進來。認識是劫自己莊子，捉自己去倣俘虜的阿拉伯盜首倭克曼。他一進來，站在大道上，向各處偵探韋坡。只顧前面，並沒有留心韋坡在灌木叢中，站起來，舉起火槍，向他背後就打。琴痕

那時很替韋坡擔心，怕他一擊不中，惹出禍來。正在着急，灌木上白煙一起，槍聲響處，倭克曼撲地倒下。韋坡大喜，從灌木叢中纔走出來，忽然頭上飛來一聲歡呼。把韋坡嚇了一跳。擡起頭來，看見琴痕從樹上笑吟吟縱下來。伸着雙手，向他道賀。

——待續——

西笑

馮霽虹

一個高麗人和一個日本人，同在一個美國人的家裏聚餐。全桌的人，吃得都有些醺醉了。那個日本人暗暗地在席上偷了一柄銀匙，藏在自己的皮靴裏。那時正巧被那個高麗人一眼瞥見，便站了起來。對同席的許多外國人說道：「我們今天這個宴會，覺得非常快活，所以吾很願意在此獻些薄技，以佐餘興，說罷。」便在桌上拿了一柄銀匙道：「請你們大家看仔細，吾把這個東西，放在我的懷裏，但是能够從那位日本人的皮靴裏拿出來。」

清導丸能痔瘡痛苦



大便流血痔瘡所致

如何能得立見功效

閣下如患痔瘡流血其最緊要之治法即
 令大便通暢有序易於大便為首要也每日
 大便極少一次能使腸胃之中積垢常清大
 便有順序則身體暢適精神愉快矣福建建甌
 吉陽前街教員馮澤南先生
 來書云鄙人任學校教員將
 近十載因教授上種大閉精
 疲神以致胃口不開每大便
 結之症亦為日久常服用
 便鮮血淋漓痛苦異常而
 瀉劑亦未見有絲毫功效
 病仍然不愈且肝火上升
 常頭暈及購服清導丸以
 功效神速果見大便通暢
 口漸開頭速痛之症一月
 未見發洩茲特綴數語略
 之聖藥也意祈登報端
 表感激之意同患斯疾者
 俾使世之同患斯疾者知
 醫治焉紅清導丸經售
 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
 十號廉士醫藥局原班郵
 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確係美國貨



之瓶十售醫俾表之未口功常病瀉便結疲近來吉便大令閣
 出大號或治使感聖見漸效頭仍劑鮮之神十書陽有便大下
 品洋號直焉世激藥發開神痛然亦血症以載云前序極如
 在美元廉寄紅之之也生開速及未淋亦致因鄙街則少患
 國郵士郵色同意茲特所謂獨數一月來亦胃
 製力生藥洋丸凡者知報語略
 造在藥局原班郵士醫藥局
 確係美國貨

4337(11)

兩大雜誌 削減定價

東方雜誌

英語週刊

東方雜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英語週刊亦滿十年，兩誌銷行極廣，本年特價發行，訂閱者愈衆，此項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期一月，現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兩誌定價削減，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 零售價目表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五 分 〔原定〕	二 角 〔原定〕	書價
三 分 〔現改〕	一 角 〔現改〕	
二 分 〔國外〕	八 分 〔國外〕	郵費
半 分 〔日本〕	二 分 〔日本〕	
國內及	國內及	

◀ 預定價目表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冊數	地	城	現	書價連郵費	改	原	定
半 年 二 冊	全 年 廿 六 冊	半 年 十二 冊	國內及日本						
國 外	國 外	國 外	國 內						
二元三角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四元五角	三元	一元五角	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二角四分
三元零四分	二元二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五元九角二分	四元四角八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 訂閱處 ▶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書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兜安氏秘製



背痛為內腎病之一種緊要病兆
宜治內腎而背痛自愈矣切勿疎
忽致釀重症要知內腎病所致之
病不一背痛為最普通他如風
濕痛腎筋痛神經痛水腫脚蹠腫
石淋沙淋膀胱發炎小便帶血小
便得住小便渣滓小便頻數小孩
尿床孕婦水腫諸般衰弱等皆是
也倘以此丸治之無不剋期奏效



吾父時患
背痛惟其
不知病由
故疎忽之
我今讀此
招貼藉悉
背痛乃腎
病我歸必
告吾父購
服此丸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